

書



於名醫之門不致成清道藥公曰藥曰藥古

博學文辭其論制軍論之卷十卷

入臨平繼之卷十卷變白香山詩又變漁身公

十卷平譜正卷變對縣公夫圭言臨其論野聖

刊之聖密以之博習其學限卷十卷家信卷

對臨堂集卷十卷變集卷十卷論臨臨典冊

分州史料後集卷之十

琅琊王世貞纂撰並工字後學董復表彙次

嚴文靖公碑畧

公諱訥字敏卿頎而秀眉目性警穎讀書即誦

封公心異之其受邑署有所不得意輒歸撫公

曰有兒在吾不慮終賤也然所以課督之益莊

公為制科業精有聲又能為古文辭舉鄉薦嘉

靖丁酉主試者以隱刺得罪罷弗試南宮更三



載為辛丑試南宮遂成上第以選入翰林為庶  
吉士讀中秘書其長校所業公時時冠其儕久  
之授編脩再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垂九載當  
遷而同年中一檢討其資與公埒得幸大相大  
相欲偕遷之俾並主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  
因上疏請告省侍封公太夫人大相覺而逆謂  
之曰守史官寂寂隄十年旦夕侍從乃薄之耶  
且吾聞二尊人健七箸公謝曰宦廢溫清心搖  
搖若懸旌胡能抑也念奉職亡狀幸不即書殿  
得事相公有日非晚大相色變然亡以難公遂  
獲請而一給事論劾檢討罷之矣公歸而覲封  
公太夫人融融如也凡三載乃北補故官俄進  
侍讀遂主乙卯留畿試其得名士逾於前所構  
程式文亦以贍麗膾人口時江南中倭後歲復  
儉其遺黎不勝誅求公為具疏請下大司農有  
所貸減吳人至今稱焉上日坐行宮為祠  
釐自大相以下皆應制有所撰述不給上  
乃悉以翰林諸臣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得公與



太師李文定公遂下制當撰述公惶恐念以非所素習欲辭則不敢第旦夕恪恭其事而已賡以是得上心賞賚婁下俄為學士視院篆進太宰少卿主己未會試考其得名士屣於乙郊程式文如之遂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公事其長恭有所裨贊皆絕不以語人尋復進禮部尚書禮部所治多藩國封繼喪葬之事一切為吏賄數公委其屬精覈之事取故典不輕為難易以是肅然亡敢挾賄進者知壬戌貢舉

尋吏部以尚書闕請上即詔用公公自學士以至天官凡六轉皆不由廷推念以一書生際上知誓洗滌凡慮以報而大相故為分宜公用墨敗公居恒痛恨之仰屋咄咄竊嘆而已至是當國者為徐文貞公亟為上推轂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院而語之曰諸公以國是誨不穀者以不穀嘗見誨者以賢賢而訾不肖誨者止此此不穀拜誨地也即私第不足以辱諸公跡歸而勅中厨置肴酒十餘幾



若宴客者然亡所召典客竊恠之既而悉呼家人大小前即觴觴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上知至此分不當負國若曹一書生蒼頭從我至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觴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共漿灸掃除而已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苟負我必不汝貸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顧推擇謹厚吏使司門杜曰外跡毋入內內跡毋出外蓋門之雀可羅矣一郡守不悉公束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之以課殿下移其守亡他請屬也曰吾寧寬此守不能自廢束約行除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後先諸重臣以分宜故多自引屏跡田里而分宜亦庶幾得進其所私客分宜敗客亦隨廢然上雅不欲自田里起故臣以嘗倍我而公謀於徐公從容為開諭上意解乃屬選部郎陸君光祖以次召用諸賢殆盡天下翕然稱公與陸君知人公逡巡謝弗居曰即助我陸君亦謂人太宰知我乎不爾我安得無齟齬時仕宦



所貴惟甲科而自國子為吏部選人舉於鄉者  
辟於歲者皆不得比肩以故二途日益輕得材  
日亦亦少公疏請夷之遇課最輒有所峻擢以  
示風勸俄與李公並召直西苑尋特加太子太  
保時徐公獨相久不自安數請於上得一二人  
自助上手書公與李公名謂材足翼汝徐  
公以二公皆鄉曲避弗敢應上遂下特勅  
公與李公俱進並武英殿大學士時代公者為  
安陽郭公以服未禫命公仍視吏部事久之

始得代自是與徐公鼎足而承君懽然相與  
靡間也始公為學士時官五品上特賜鶴袍  
謂此一品服服之重祠釐於是六尚書咸逡巡  
不敢服而其後遂益賜公麒麟飛魚服以至  
繡蟒他尚方什器珍饌兼金楮幣之屬無虛月  
然公素小心及其居大位過自抑逾於庶僚時  
每拜賜輒踏不安曰何以稱塞也居恒念封  
公太夫人皆老開八袞而不獲侍膝下即一日  
不逮湯藥以為終天恨而所賜直舍稍庠而



近濕遂成中滿疾畏 上嚴不敢亟請告徐公  
為上言公病狀 上乃聽公俾馳驛歸公歸之  
浹歲強自飭而奉二大人歡退則調湯藥病良  
已亡何 上宴駕公感慟為絕漿飲者三日公  
雖貴至極人臣然以遷之驟不獲書考封公猶  
在九列至是以預提調永樂大典進封公如公  
官太夫人亦偕一品公舉手加額曰 天子曲  
念草莽臣乃爾即啣結不足報父之二大人先  
後以老壽終公逾耳順矣戚易亡所不備至既  
予告父客意公不能無起色以間進曰公遂能  
忘 宗社大計乎竊欲為公畫賜環公謝曰如  
客言甚善雖然我故老猶處子也而忍身自媒  
灼乎客愧以非所及辭去公間語治兄弟吾才  
小弱而過慈且多蕙不稱大任所不愧者吏部  
一職能使長安中金賤而士貴其縉紳不四顧  
而有憾於巖穴然惟徐先生為容我豈惟容我  
且覆露我夫以徐先生與 先帝若一身使小  
有參迕而詰責之 命三下我何能自強立治



等退相謂我公真長者嚮固言陸君夫上譽之則推下下譽之則推上而公益偃僂為恭敬即田夫孺子與相接顛均禮嘔嘔慰謝惟恐其拂之也歲時伏臘勞賜里社衣絮酒肉必豐有以緩急告者靡不飽所欲而去第東有隙地為樓以居塾賓既成而落之繼酒大宴客極懽公四顧已惘然若有不豫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嚮而南北其棟直已歲大侵公為書數千言請三吳命於三相國且曰吾書不走長安中更十年矣此豈得已哉公病已釋然則體益強性不甚飲而喜音聲多縱游湖山間飭治臺榭極生人之趣鄉老稚每伺公出輒夾道縱觀相指目曰豈其天人哉固未央也然公性儉慈間取脯醢果菘以實豆籩而已頗信禳祥小出或見客必擇日尤不欲聞屠宰聲道遇虺蜃亦移足避之至老而恭敬不衰晚遘疾即忽忽而又多以意行醫藥疾益甚久之竟不起



公之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然不復掛口獨其為諸生則以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其文每誦一卷輒起一稽顙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指在刺譏文成公公當射則盛推之頗忤而以他文見賞得不棄及為文成公學者以致良知為宗旨他不復厝意意公謂文成公之集且在其於博學慎思明辨篤行寧淺也即諸君子信眉濶步仰面雲漢欲以致良知之三語而蓋天下天下耳目可盡塗乎其有裁割若此復謂治等

先民有言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夫不為明道希文者寧無人也以二君子邇且射鵠也爾曹勉之不中不遠矣治等又言公當就公車試五鼓謁辭虞山之麓神廟甫至門而甲者魚貫入若傳報聲已而寂然以編脩使自楚還陟燕子磯雷作乃解維而江水忽立瀆珠蔽空龍曳尾而下去公若咫尺帆檣箕蕩舟中人皆股弁公縱觀而語客真竒觀也顏色不少變龍徐徐去王世貞曰以公之謹畏多避彼其視龍猶



螻蛄者又何人也古之所稱見小敵勇亦猶是夫夫子不語恠神雖然神亦豈異人意以公之賢且大貴有開必先者故常也

劉大司馬莊襄公志畧

諱天和麻城人

公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游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公談理學為世模楷所授公舉子業而內竒公至別而為文以古人期之二十遂舉于鄉公為人長身玉立顧盼偉如也自是三困公車而其游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後成進

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天子誅逆瑾于臺臣多所更置而公以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寘其弟鵬于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甚口肩脅為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冀其貌悔小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於它時其程文為



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素奴事幸臣寧從中  
道地堂諂書以其校卒稱詔逮公既就繫堂  
使所親信恫喝校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  
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  
人車為枳不得發壯者至掎挺行求堂欲捶殺  
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  
相與嚙臂為盟護公所過舍傳必週視食必先  
嘗堂前秘遣尾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  
獄也幸臣寧入鵬嗾考撫公罪不得遂長繫於  
是給事御史俱有言赦出為金壇丞亡何進為  
其令有治理聲擢同知蘇州府事時大盜湯毛  
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為蹂臺臣驟用公  
謀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禮一  
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折徵均耗賦其民大悅  
以擬謝太傅安石顏司徒清臣為湖守凡六年  
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公  
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  
官督陝學於其職益稱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



改太常即以其年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掊尅曰占役曰湖塲曰派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時少師楊公一清在 先朝才公於試事已惜公寃為解於偉寧至是益器重公為特疏薦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蒞陝其一切利弊晰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守令不經於費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竊相指曰此吾嚮者擁車公耶何吾秦人之多幸也公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鹵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 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如故其明年承秦太夫人訃歸哀毀踰禮以祭葬請許之甫公除而總理河道之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



以漕公晨夜改舟車為橈櫓探求盡得其利便  
濬淤以故導瀆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  
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  
諸山達南旺河濬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  
而河工就 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  
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  
至則申軍令豐儲餼廣埤塹選鋒銳飭甲械士  
氣踴躍思効其年為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

一破虜又明年己亥破虜數如丁酉所上級多  
至二百餘少亦不下四十而 天子所推恩功  
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  
進兵部尚書則都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  
賜積金幾數百千己亥公謀虜吉囊將大入萃  
群帥而誓之大出 賜金為牛酒饗士陳二寶  
劍堂皇指左劍曰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劍曰  
卒不用兵者徇此及期而虜衆果大至挾詐乘  
我帥醉遂埤登馬公前已聞警率所部夜行八



十里抵花馬池即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犯引而西公召醉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遂率以躡賊會天大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蹴泥淖中斃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周尚文兵擣其左寧夏任傑兵柱其右固靖魏時兵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強弩火礮四合爭奮賊遂大敗走梟其名王以下首虜五百級鹵人畜器械稱是捷聞 天子行告 廟飲至禮下書褒予公甚篤即軍中 策拜太子太保 予錦

衣正千戶為世官 賜金幣踰等尋以公久勞於外改南京戶部尚書亡何入為兵部督圍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賂其廩以空名予營公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為首鼠兩端以尼公公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公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 上啓而許之特 賜馳驛歸歸二年而卒所著有問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他詩文亦有存者不佞所志志狀略耳竊又從諸孫



守葵所得耿中丞紀而讀之參以舊聞蓋撫卷而三嘆曰嗚呼公真異人哉當公治邑而稱良墨綬入臺而稱良御史治郡佐臬而稱良二千石意以為精心勤卹之士耳北治河河功立辨西治屯屯政肅鎮陝陝之貪墨盡解去大盜散徙始稍露其不可測以為世之得公者尚淺然公南人耳十萬浴鉄之騎霆摧電掣於交戟之外而徐以尺一如意揮而糜之百步不留堅至其所飛捷明光上下動色謂三秦自洪永而後始快意於一勝者終豈能測公哉吾聞之廖堂氏之孽公也校卒挾壘書一旦以琅璫至豺虎交跡即不道途歿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即就道亡慘容者其定力有以勝死也公且中且無死何必有十萬騎哉今夫志大者不能無小出入術勝者不能無巧進退然而公不爾也當其游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革語之不及私也令歛里甲貲為諸



舉子費公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  
憂家居將三載矣糜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  
臚仕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  
先人之田廬無少增益故所薦大帥某緘金幣  
而為壽公時已得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為戒饒  
人之感知者選甕器遺公公恠其精曰得非  
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  
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人瑾用事於眾中  
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氏以宗人刺投公公  
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也距  
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  
公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反之公之歸仲文  
與有力焉嗚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哉公  
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太保桂公萼故將太傅  
周公尚文皆自其微時世以比楊文襄云

歐陽恭簡公碑畧

公諱鐸字崇道別號石江世為潭人其先大司  
徒欵以經術鼎承率更詢蘭臺通以學行繼武



至刺史琮治吉留為吉人數傳而徙泰和遂又  
為吉之泰和人公少穎卓四歲能盡識雲臺二  
十八將名氏六歲受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十  
七補諸生居久之就試其後先試而邵公寶祭  
公清者俱能名知人見公文嘆曰是豈經生儔  
耶而家文忠公與蘓黃復出矣即首之遂以其  
歲登鄉薦蓋甫踰冠也而其明年復成進士公  
自是力為古文辭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裨  
身而進則宰天下者久之授行人上書論時政  
語剴切報聞尋使蜀蜀王竒公貌欲自結厚  
遺金帛扇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  
私拜君王賜也歸下峽舟束於盤渦欲覆衆  
叫號不已公色自若徐命取器物投之渦殺其  
勢而會風怒泊舟於灘以免人自是服公有大  
臣器俄遷行人司副為工部虞衡員外郎進郎  
中時有鎮臨清中貴人者假寇警請得如江西  
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時在郎署  
乃獨持衡大臣間曰柰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



我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無大興而節鉞不輕  
假中貴人不當帥勿聽便大臣賴以強乃得罷  
公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戒歲吏懸隸直以  
待至則給之母得先顯者其顯者亦毋予羨諸  
曹署甚稱之時喬莊簡公為尚書賢公至引以  
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  
出為福建延平知府公思所以易其俗首下令  
禁黷祀淫祠故數十百所悉撤以其材葺學宮  
里社建李先生祠館諸儒生茂異彬彬矣諸死  
者毋父匿弗葬葬母張宴毋得為佛會蓋未幾  
而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也首司禮者曰蕭敬  
外謬為共謹而群從子弟多丞郎緹帥所從舍  
人子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  
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徙竄公歸  
賦於蕭氏曰柰何重困吾民也已又正官道界  
斬其餘榜曰復爾我盡役而肆矣已又得蕭氏  
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舍人子憤跳之司禮  
所讒公司禮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我一旦



失 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為緹騎  
逮太宰完微聞而舉公堪劇改調守福州公嘆  
曰彼固有大璫在將真我竄也竟投劾歸部固  
檄公上公上而填福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  
公誠貴人無柰桑梓何吾而帥也公不顧裁減  
其橫需且半郡有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肉且  
及其客咸徧公勿為市肉益肉又不及客也尚  
恚使隸委肉郡庭而去公陽喜謂諸生尚公毋  
以若相禮而勞若耶趣分肉詣謝尚益不自得  
會迎春公又削其宴劇尚益恚因謁次庭詰公  
公不為動尚至出僭諄語公徐拱手曰尚公非  
臣子哉而忍為是言即 上聞得無不可耶遂  
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為公陰唱尚客曰府君盡  
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為府君持若錄而橐  
矣客大懼交關尚以解而公益自厲為苦節大  
要以寬省刑役為縣官救養小民肺石之鑊即  
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庾賑至絕一切會贄曰吾  
不欲溷吾民也尚廉得公狀自媿因藩臬諸公



以謝而公於諸公以一切絕故不能有加禮諸公外陽浮稱之心弗善也而公議里役則曰郡饒士大夫其士大夫又饒產民無幾矣請得稍減分民半役則上下交譁公時巡按汪御史珊獨心是公而為持之居乂之上下則亦信而公以治行聞癸未應朝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節

滿三歲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上召為太常少卿是時天子方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

改高皇帝舊下群臣議咸唯唯而公獨以時誦未可報時相雅重公欲入公翰林公力辭之泊如也遂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為官節省搜乾沒稽出入天子嘉之著為絜令尋以後母憂歸服除即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兼佐院事會復以父憂不果上服除召補前職方旦夕顛筴江防事而改公撫應天十郡督糧儲矣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蘓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蘓夫蘓彈丸黑



子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即不給柰何厥田雖上  
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驅  
而蕪也既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  
乃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  
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  
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為徵本色遞贈耗米加  
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  
母人為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  
歲以田出緡錢雇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  
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  
遷為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  
吳人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  
增賦千石也然為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公所為  
惠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蕪著又獨於田賦著  
是時章聖皇太后梓宮祔顯陵道經公所  
治公第嚴飭守令將佐儲糗糒除戎器廣游徼  
毋令梓宮有宅而已問所以待山陵使者  
公曰使非徹侯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



既事竣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 山陵使獨劾  
公不飭下公既已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  
月奉 上雖以 山陵使言奪奉而所遣緹騎  
訶公者交得公治狀以聞 上遂器公無何吏  
部闕右侍郎以應補者請不應凡再請再不應  
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上公報輒可公之佐  
吏部也不携家曰吾乃安敢家此官乎哉時嘗  
考察法司屬公佐其長務以精核行之不阻勢  
亦修伎其斥謫以否不以毀公鄉人有居相位  
者謂公且移德我公自以孤誠受 上知弗謝  
也 九廟灾大臣當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  
引衰 上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公明日  
即束裝辭就道人謂公緩之 上姑怒公以示  
眷行且召矣夫相君者公嚮勿謝也而又勿辭  
且以公為懟公謝曰去弗敢留召弗敢稽人臣  
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為恭不知我者以我為懟  
公歸而卜武溪之勝構盱武草堂與伯兄變讀  
書杯咏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而九卿給事御



史合二京薦公者亡慮二十疏言甚切然公已寢疾亡何遂劇公猶起坐自若家人謀銷飲器為醫藥費者公不可手書從伯兄所貸餘襁俄瞑目不語至明而卒卒之前十日有光起盱武若落星越禾蜀江而墜故居春秋五十有八人以為祥云

劉中丞白川公志畧

劉公者諱景韶字子成崇陽人也蓋劉公之葬其父封員外郎公縉而世貞寔為之誌銘頗詳其先世云公之始受經也負外公有所感槩督趣之甚迫而貧無書可受徃徃從人所借鈔又不給則間行之市肆閱之歸而闇誦且繹其義至終夜不寢其所屬舉子文亦以臆摹時式然輒工始試為諸生輒利諸生譁謂公鮮所師授崇陽令沈頤曰非而曹所知也居無何公遂薦於鄉時沈猶在令詫曰吾尚以抑之後且是子所謂神授毋事師也明年絀於南宮其又三年成進士謁選得潮陽令潮陽故遠而名為饒俗



以器勝公至首寘其大猾於理乃次第問俗所  
利苦而平亭之其大者為除虛賦搜伏稅禁逸  
鹺導河利築海堤醜滯獄筴郵訾凡十餘事以  
次第就理謳謠載道逾四載入為刑部廣東司  
主事公前後凡七被薦書當上考而繇即格人  
以為屈願夷然弗屑也偕其同舍郎濟南李攀  
龍鄉人高岱魏裳輩切劘為詩有聲然公間益  
習潔法所請讞以精明稱李子戲曰是日囁嚅  
者何安所得司空城旦言乎久之虜入犯都

城公以選守安定門時時有密畫佐其長虜退  
遂進公署職方員外郎會擴外城公得稍見長  
睥睨間以功予實授而忌者用喜事孽公遂以  
按察僉事兵備貴州屬峒苗之界貴與蜀者關  
議殲與撫孰便公為筴曰撫未易也殲吾所不  
忍書不云乎分背三苗姑曉以禍福而分背之  
使貴者貴蜀者蜀諸苗帖然所全活萬五千人  
而公為四議以上總督馮公岳甚曙遂為撫苗  
叅議苗之擁囹箐而自以種名者三十六為寨



八十三其魁眇梁錯發公乃與馮公合筴捕誅其尤黠者既奏功公獨得大酋王黻任宸所上首虜二百餘 詔賜白金十歲俸級一會江南北婁中倭羽檄不時上遂進公按察副使治兵備江北而李襄敏公遂以中丞節臨之公念所治與李公皆創府而民久不習兵即賊至而亡所問弓矢弓矢具矣度不能出一鏃乃請於李公以間行視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臯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選鋒務為不可勝以待其明年倭果大至前鋒犯如臯公單騎赴之敕吏士開門以待不敢逼援兵亦稍稍至公呼諸將歃血而盟書其名相服曰是戰也不利我必死之諸將人人奮而會賊據白浦意欲西公計給之東而遣諸將據丁堰為三覆躬率兵倚之公又築廟灣重地請於李公以大軍軍焉而身尾賊殲其殿於潘莊賊驟西與遇於余莊復敗之遂敗賊於馬邏復尾賊於燕莊賊且犯泰興公追之泰興民爭挽公謂



急入保赤子賴公而枕公笑曰城而外非赤子  
耶且吾在何虞城麾兵前搃賊張家莊走之以  
李公檄會兵於廟灣合戰凡四日大敗賊所鹵  
獲功與李公當諸將欲置酒高會公曰未也夫  
三沙之賊不懲南而懲南之颶也勢且趨我彼  
覩夫不利北必懲我而我徂之非勝筭也未幾  
三沙倭果北渡徑趨如臯公率諸將分道進掩  
之於仲家園蕪其衆賊走鍋團與叅將丘追  
及之陞突前中伏死公併將其兵力戰敗之已

戰於小海灘已戰於劉家橋已戰於白駒海沙  
各有斬獲賊窘悉衆趨劉莊食其粟當是時三  
沙之裨將劉顯以失律罰自效公噐其才力悉  
中權之勁畀之曰請以賊為若德顯奮而前公  
鼓之賊巢潰追殲之於白駒場殆盡是役也公  
前後不解甲者三月餘生獲百斬首三千焚溺  
稱之鹵堯噐輜重以萬計捷聞上大悅進歲  
俸級二賜白金鑑一文綺帛各二遷浙江按察  
使治兵如故再論功進歲俸級一白金鑑如之



綺帛殺其一亡何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諸郡李公之去督撫僅一得代而公即為政諸所頒勒約束精采有加於舊當景王之國道淮楊中貴人責供張驛搔甚公一言中其窾立解去郡邑頌公功德者屬甚至為六祠祠公而公以毋汪安人憂解任方日夜哭泣自恨匿軍旅不獲共事湯藥而御史彈章下矣天子念其功而難御史言予閒住公既服除杜口不言冤與破倭時事而日夜治酒食為負外公壽後先事繼毋務得其懽而飭其羨召所知樂飲時時謂吳子楚材吾嚮者去比部而職方已又去職方而貴竹也遂不獲從二三子以終不朽之業二三子且以我燕頤也而從吏我不知其美疾之也即二三子所不能斷予以一名家言而吾亦不能不自信然至於今未有成者何也天幸假我以餘日而竟弁髦之我何以異日見二三子也莊皇帝即位用詔恩復公官致仕而按楚者李君拭薦公才堪



大用李君故襄敏公子也公歎曰豈其猶能舉  
過庭語耶吾固耻名之雖然何敢食德於逝者  
乃裒襄敏往返軍中札百餘名之曰感知錄以  
寄之而竟弗謝也楚材又亟言公之純孝長者  
也負外公疾弗食即公亦弗食其籲天未嘗不  
叩顙至血也喪而骨立汲汲乎思所以不朽之  
也干旄及門即一言未嘗不為閭井益也所躬  
修橋道寺舍所調棺槨徧境內然而不自稱福  
也貸子錢久則折券而焚之然而視其人若未  
有德也所不忍無報者一飯恩哉乃睚眦若泚  
矣楚材者公所厚善士也始世貞之為負外公  
誌銘也公寔以楚材狀來謂其文似世貞故今  
而公之子日孚復以楚材狀來其文辭益竒願  
所述公於世貞語太過亡當故不能無削而為  
叙其大都耳志曰天於劉公不無意哉一舒而  
令再舒而城都城其又舒而貴竹其又大舒而  
江以北矣舒未幾而旋奪之意者其人勝也雖  
然亦天也倭之強未有能角於野者夫轉弱而



為勁聯散以為一收敗卒之將以為智收敗將  
之卒以為勇非劉公孰能之夫劉公之好文甚  
竟其造何所不破的天與之日人不能為之勝  
而味其言若猶有憾者何也其所著有秋蛩燕  
臺戰餘漫稿太白原稿若干卷楚材云境至成  
一家言嗚呼亦足以名矣公別號白川其後為  
白原世猶稱之曰白川先生春秋六十有二其  
卒也以胃痛痛發即若攢刃病始得之確鬪賊  
傷力當破賊時夢建康蔣神授之丈八矛盤舞  
空際至病而復夢蔣神以天樂迎之次日乃逝  
有雷電風雨之感亦楚材云

陳大叅棟塘公表畧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叅政棟塘陳公  
卒於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縉紳大夫諸生  
吏民環顧咨嗟而嘆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  
疇復有篤孝揚親如陳公者乎蓋公生甫十月  
而父承德公捐館母都安人矢天而撫公以長  
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公覩遺像輒涕覆面



事都安人蒸蒸敦謹四十年一日也舉進士需  
選則棄之歸省都安人卒毀瘠幾殆服除廬於  
墓者五載而始出蓋嘗走海內名公卿若邵文  
莊王肅敏輩誌表哀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  
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  
則又曰疇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  
有聲邑諸生間為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  
竒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  
以一束帛俾公贄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  
果叅試而薦公預鄉書廖守始得公謝弗往狀  
不憚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然武令胡渠  
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  
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官改  
刑部復乞南為祠部遷車駕負外郎為刑部郎  
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叅議湖省  
再遷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叅政貴省以道遠多  
瘴不欲傷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  
家食分三之二御史先後尉薦亡慮數四而公



無尺字走燕中竟老弗起也則又曰疇復有循吏為德於國如陳公者乎公之攝泉徂徠蓄洩啟閉以時即尊官巨璫毋得越糧艘而先糧艘畢即客舶以次魚貫進不為苛峻以待漕卒商旅懽浹道矣而遠邑墾夫來受役者八百人所募倩而猾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人二金留郡庫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百金之美以脩河大興公小暇輒召諸生講說經義貧則為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宰岳憲副孟祺其選也為刑部而王勇者挾戚晚張甚嘗道梓潘御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而中恚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奸狀論如律叅議時督太和山不私其山佃人出其饒者俾佐州民役州為稍蘓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株累若而人至於紕貪墨抑豪右儷儷在法表闔部肅然則又曰疇復有食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公者乎漕河柳植利歲千緡泉夫曠役亦



千緡太和山佃入亦可千緡香金稱之公前後  
悉以歸官中貴人守太和者冀交驩公誕日得  
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為報公怒欲劾治之  
急麾出長跽謝過乃已公歸而垂橐蕭條山田  
百畝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友書為沈  
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為  
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俗士大夫以財  
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疇復有矩  
修內外行醕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為邑諸  
生時當護月邑令司諸生成踣踞相諍笑公獨  
嘿跪不少跛倚令竒之曰是兒國器也蓋生平  
無登婁破老之好矣則又曰疇復有長厚為德  
其鄉如陳公者乎公雖窘無担石儲然烟鄙宗  
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或忘之人所恩  
施公即一飯勿忘也或謂公當修郗公曰我固  
不知郗也其為長者如此則又曰疇復有博學  
能文章儼然如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詩於書  
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



陶小稿見聞紀訓弦常纂要族譜數十百卷藏於家知者以為有會昌昌黎風公意弗屑也蓋九十而讀書琅然不衰所請揮洒立就矣則又曰疇復有見道明性洒洒朗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學湛氏與鄒呂諸君子游然其訕門戶杜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非師友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好如洗留不戀生逝不厭囂其真有道者歟已而復咨嗟嘆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老大司空蔣公劉公大司寇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推遜公以為勿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身玉立矯矯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強識好奇之士以為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惟縉紳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為儀部郎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馬府君與馬府君之子世貞嘗按部吳興謹因縉紳大夫諸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



論而素之

世貞嘗辨陪吳

士三十有出入而

之人部之於吳公

今日矣限豈非

齋致音之士公

身良汪玄蘇蘇

經公公德公

空辭公隱公

舟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一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張大司馬岨崧公志畧

公諱佳胤字肖甫初自號瀘山以其家在岨崧  
兩山間更之曰岨崧山人公少穎敏秀俊異凡  
兒七歲侍父南潏公舉古書傳語即能談質如  
素習者日誦書千餘言十七為諸生義試輒冠  
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



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  
詞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  
子談英雄而嘆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  
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  
素忽歛之而叵測若趙文子之談笑于衷甲周  
條侯之安卧于攻壘斯其亞矣玄子異其志而  
公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于黃初大曆之間  
多所厭咀矣二十三舉于蜀明年遂成進士出  
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岩邑也公至按宿牘  
讞決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  
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矣時緹帥挾  
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與一請並重公  
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  
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  
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  
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首交置于項公心  
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  
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



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  
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等耳  
寧死 國引其項曰七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  
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  
出一帑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  
前命筆書帑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  
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踞踏儀門  
外尚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主名乃皆  
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劫賊亟進此二十  
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鉄椎前謁公謂民貧所  
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  
也何以解二公橐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  
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  
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  
去拷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見劫時從容若無  
事者劫既解斲卧達旦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  
公居邑多暇乃益為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為  
比壤于鱗即刑部時與余及同舍郎徐子與梁



公實宗子相及吳舍人明卿歌詩酌倡頗傳于  
人人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為贄于鱗大  
善之與折節講鈞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  
大饑而富民有故壅糴者公請于臺平價納諸  
倉為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  
金幣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省以年未及格擢  
戶部主事命下于鱗以書寄余盟壇中有一  
當齊秦賦者張肖甫也公實不死矣公既入遂  
與余比部德甫同造我而是時諸君子執文翻  
翻自肆相砥礪為高人之行且飛觴染翰卜夜  
無已而公獨溫然其間若巨源濬冲而年又最  
少宗吳頗踣籍公卿而恒呼公張少保云其後  
公加至宮保而汪司馬伯玉書戲余少保今驗  
矣足下得無亦沾沾乎亡何出權閫廣金帛公  
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蓋  
太宰建寧李公知之也俄以南潯公喪歸一切  
裁之古禮而哀獨至服除至京師時蜀當有吏  
部缺而太宰嘉禾吳公難其人聞公且至曰此



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勳郎請  
時權相分宜子前已知之風公賂而不得乃睨  
謂吳公是子故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  
公持之不得乃遷公膳部郎以自解而公故社  
中友皆徙謫無在者第與南海黎惟敬汝南張  
助甫濮陽李伯承廬陵胡正甫多所倡和側目  
者讒之分宜子曰故王李社中白眼而譏執政  
者此子尚無他于是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而公  
得謫矣謫兩同知陳州是時子與守汝寧而明  
卿由謫遷歸德司理三人相會自愉快然公獨  
不自處遷客勤修其干陳盜奸惕息中丞吳興  
蔡公嘗宴是三人者備客主禮時人稱之遷知  
蒲州蒲于晉最雄其疆王貴家櫛比而亟遭地  
震之變廬舍畜牧無所賦不時供公委曲拊循  
之而威亦不廢若它所操攝則游刃解也銓部  
雅知公之屈而得其政理超河南按察僉事飭  
頴上兵公益得發舒頴毫之間謚如矣尋改雲  
南為提調學政以經術文雅振諸生昆明點蒼



之勝皆以古文詞收之自是公望益重遷參議  
廣西入飭六名兵備為副使分守甘州為右參  
政按察山西為使所至有聲實吏民所頌稱山  
西之未幾而復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  
應天等處軍務  
無公乘傳至九江而安慶  
以兵變聞

公夜趨潛山屬九江

兵使者使郵報安慶軍門旦夕至  
已就擒餘黨謀外應者脅息不敢動而公自桐  
城走金陵任訶得其實則安慶之衛體宿重與  
郡守抗而守志隆以故南兵部出稍裁之而又  
嚴核其占役指揮馬負圖張志學張承祖忿使  
其舍人挑悍卒故嘗為盜江洋者吳錫等張旗  
幟犯守守跳遂行剽人財帛守已與守備設策  
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  
中貴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搖公公不為  
動 詔逮指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焉守  
卒得白公出履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  
會務以民瘼吏弊為急時余強起大名遷山西



皆得公代不相及余奉慈諱歸而公未按部相持而泣懼甚比余服甫除公與郭御史之薦剡上矣余遂湖廣入為太僕卿公猶在事念太夫人老欲奉之還蜀上疏乞休而太宰楊襄毅公故蒲人熟公賢而固留之所以褒揚甚至然公間嘗語余必歸矣吾之承乏茲土也故相新鄭公實才我而次相江陵公從史之吾以為大臣一意為國用才而已兩無所報謝二公乃兩疑我以為必偏有所厚新鄭去矣而江陵公方

柄國是且甘心我而安慶倅玉應桂者故為指揮尊守志隆者也公極論其狀應成而南臺與之有連曲庇之得未減因入其蜚語中公江陵果信之俾聽調用公欣然奉太夫人歸蜀公歸而諸謂公寃不蔽白簡者謂公才可大用者藉藉江陵不自安又察知公寃無它後乃大悔曰吾幾失此人時江陵公雖伎而尚能為縣官急才尋補南京鴻臚寺卿公始獨身之任未幾遷南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諸郡甫



發江口而太夫人之訃至矣公嗷號不欲生括  
髮粥飲晝夜馳歸哀毀如失南潏公強自力治  
塋既襄事推先人之產直千金者以予兄服甫  
除而召撫陝西未上改宣府之未幾而虜別  
部長滿五擁鉄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  
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  
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  
狎戮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  
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  
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  
敢復闌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  
公下令有浮予一餅一肉者斬滿五乃媾段柰  
台吉銀定倘不浪數千騎闌入邊有所殺略公  
移文順義王罰段柰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  
銀定倘不浪強俺答不能制于是廷議有稍  
益之賞以羈縻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  
曩者權在虜不得不中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  
者權在我顧乃屈吾之體以伸彼之欲乎哉即



欲有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悉一鎮之力制之不効則治臣之罪慎毋使虜輕我上曰善虜既聞公治兵互相恐乃更還所掠人畜獻馬百六十疋牛羊橐駝稱之求勿解互市上謂公處分能憚虜勞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減省緡錢以萬計城七堡一城二僅又城獨石半壁猫兒峪三城修南山邊牆萬六千九百四十赤功倍而費省復婁賜金帛入為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群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二御史往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始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于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公憐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命公兼右僉都御史出填浙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余



出會余方稱道民謝不能出公謂若何而可予  
謂不戮則廢法多戮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  
魁而已公頷之時陸與繩以少司寇里居公過  
之謀與余合然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  
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陬諸土著者  
募游手克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惰多借貴勢  
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僞  
客丁佐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念忿忿曰謂  
吾曹無瓜瓞耶寧營卒之弗若謀之市猾相構  
詛為亂而會佐卿坐他法郡囊三木以徇市猾  
相與篡奪之諸亡賴子益麋集行焚貴勢家謂  
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掠其衣裝以出使  
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 聞公謂其  
入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  
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發  
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食飲談笑自若  
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  
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



客數十人皆彀弓挾烏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諭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孥僇汝矣且汝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柰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喻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游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

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

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

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歿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踊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佐卿與馬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烏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



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  
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  
戎首易生若非仰藉 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  
挾持不知所終蓋陰以風喻江陵公也江陵雖  
伎而為之少寬言於 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  
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 賜飛魚  
服金二鑑文綺四表裏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  
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一子補胄子公私念兵且  
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  
亂者馬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三  
人意自得揚揚群卒間且有所侵侮群卒大怨  
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官而使吾曹尚惴  
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為矣乃與  
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于海而  
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  
振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  
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勩耳且吾  
不欲食言群卒咸股弁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



食寢矣公復具疏聞時江陵前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當是時余里居頗悉其事為志之且謂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當緩而能密則非所與知也劉玄子聞之亦曰子房之籌與趙文子條侯之膽少年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公既得代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薊遼三鎮無理糧餉公之在浙也蓋不獨兩定大變而已所規畫十議革保甲間架差稅不便者皆奏而行之浙人至今奉以為絜令而相與謳思公不忘有生祀者公既至薊門申約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又似得春陽而嚮之也時遼左與大虜土蠻近而開原故屬夷逞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為嚮導數犯邊遼左之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勇畧麾下有強兵公虚心寄之以二奴賊為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二奴及裨



酋四十五級甲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鹵馬一千七十三疋駝羊弓甲稱是捷 聞告 郊廟獻俘稱賀加公太子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予誥命金幣土蠻三萬騎入寇寧遠伯拒之大有斬獲 賜蟒錦衣金三鎰文綺四百戶之應襲者為副千戶公戒寧遠伯虜不得志出必更入善防之寧遠伯設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獲酋長十三級餘賊八百三十七級 優詔進太子太保百戶之進為千戶者得世襲當是時山海關外之屬夷曰董狐狸部曲頗衆而桀黠多詐貪功者以遼兵之強也謂薊兵夾而攻之若振稿耳公獨謂邊釁不可開藩籬不可撤得無行而他所陳備邊諸筴俱報 可公當虜出入要害督工築之為墩者百七十七為墻者六萬五千七百赤營舍千八百楹屹然金湯矣 兵部尚書缺廷推公 上遲徊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 廷試克讀卷官歲決重辟當廷審秉筆者為吏部而 上忽以屬公蓋重公也公為



人坦心大度而性又愛客有以執文至者無不  
延納客氣益發舒或自詭能得公意有所關說  
公雖不之許亦不問而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為  
外府公多執不之應以是怨公臺諫乘而有齟  
公者賴上知之然公以盛滿自抑恒曰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  
乞骸骨辭益懇始得俞旨歸而買田巴岳玄  
天宮為靖廬延道士與共居又謁潼川州雲臺  
觀玄帝像曰先太夫人意也為文紀其勝飄飄  
然有遺世志云將盡刻其詩文集走書金陵謂  
王子為我悉序之前是已叙公詩及奏議矣書  
至金陵之日而公卒於乎明興以來稱文武  
才者獨王文成楊文襄王肅敏而已肅敏小孫  
于武而文襄踈于文非公比也公之就大矣不  
當以一雕蟲之技與不佞還徃之私溷公志然  
公之精神實注焉尋曹子桓所云云可以已哉  
公集若干卷行于世

胡司徒承庵公狀畧 諱松字茂卿績溪人



公少長美丰神善舉止其出入人固目屬之矣  
 為邑諸生工屬文正德癸酉舉應天試其明年  
 甲戌成進士授嘉興推官亡何御史按嘉興部  
 顧守訊謀囚大小云何守錯愕不知所對公從  
 旁代對甚悉御史大奇之曰推受事未渠旬也  
 而乃能爾即真難浙東西牒也自是有所按部  
 輒挾公十  
 公以平反無害能佐御史威惠稱  
 召入  
 山道御史嘗疏論臨清皇店謂中貴  
 不當以嬖倖牟民利不報出按山東  
 敬緹

益矯矯持風裁墨吏咸望風解印綬去而會意  
 有所不可移疾還里至  
 肅皇帝之六年病  
 良已復除浙江道王太原某者材臣也而儉故  
 嘗比倖將彬以臺抨成矣時楊文忠廷和實當  
 國而會桂文襄以言禮驟貴惡楊文忠而善太  
 原假邊事薦之為陝帥公極疏論太原併侵桂  
 忤旨下遷廬州府推官時桂方貴倨甚御史  
 程啟克周在至以論解公得杖  
 北闕下而太  
 原婁遷繼桂拜太宰人或謂公且無往公曰逐



臣敢後計耶單車趣之任有守璫據民荔枝園者公奪之民璫戒是強項推不難宰臣而難我謹避之耳尋量移同知廣信府未上進福建按察僉事泉庫失千金持守者獄甚迫公獨疑之曰守者僂行子耳且盛夏單練安所取匿出窮詰之則攝倖與吏為奸悉論如法永春吏人追嶺寇者道山鄉鄉人驚相拒即縱擊捕得四十餘人以為真寇自誣服公察其寃釋之衆大懼服尋即其地分守為布政司參議泉故有院以居癘疾者其地重勢家幾得之請於上移院城外島公獨持不可曰縣官念此曹且死衣廩之卒移島絕遠立斃為人臣不能明上生德何居遂寢亡何以河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公為大名益有聲遂進雲南右叅政會以國慶獲錫典俄轉貴州按察使貴酋安萬銓有所任易桀者虎而翼御史屬萬銓從子仁為致桀仁即稱病公移書諭之仁來見御史下仁獄夷衆闕擁仁去洶洶且亂公重移書仁言利害甚



切仁乃請罪縛禁自効事得解進廣東右布政使轉左以母憂歸服除仍故官屬歲侵用公策全活老弱萬計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河道再以故官總督漕運兼撫江北公之為河道也前使詹者以河決議開趙皮寨支河殺水勢公謂開趙皮不如孫家渡近省費可十倍詹時佐司寇力阻之而其督漕時以淮新城據河衝時時潰版築公謂河不易抗宜徙而疏入海亦以遷去弗果然代公者後先卒用公議以濟公他所創轉漕法洗清江浦宿蠹著為絜令又嘗疏罷淮安鳳陽二墨守鳳陽守行千金中貴人居間勿顧也公之入為戶部右侍郎徙左及提督太倉俱未暮遂拜工部尚書相嚴方重用事而伊王恣欲拓其洛陽邸計直且十萬金以十二賅嚴業許之矣公疏謂非祖宗制且時詘勿許便相嚴意不懌然卒無以奪也時虜大入寇而咸寧侯鸞以邊衆入衛得幸欲悉移其衆京師移武庫仗于營以便給調公謂邊兵外也



而內武庫仗內也而外甚非所以重肘腋杜微  
慎防也執勿許公念部事日益棘而二憾無已  
時禍且叵測惴惴成疾時對客立忽仆乃上疏  
乞骸骨 詔許之公歸疾漸損而封叅政公尚  
無恙公以歲時置酒會父宗舊奉觴上壽叅政  
公沒而公執禮悲慕如少孺也友愛其弟栢痛  
不及公歸而逝語次輒嗚咽不自禁所循撫真  
猶子矣嘗病其族食指衆而室湫不能逮先捐  
地為樓六楹合族之主而叙居之曰禮可以義  
起也公既家居久而臺察守相干旄相屬公不  
復及私第默為德于鄉而已都御史周公如斗  
御史劉君世魯嘗疏公齒德乞存問報聞公恂  
恂恭謹長者出入時徒步遇孺子與黷敵禮即  
田父塵叟探歲功較物賈纏纏語不休也少為  
詩與邊歷城貢方崇陵豪倡和在伯仲間行草  
流俊有法然務以自媮志而已不欲有縉紳間  
聲



謝恭重

新州史後集卷之十一

刻于齊問碑

蘇及孫策魏為蘇干濺而曰濺新州史周公吐卡  
張少公初家蘇父而臺察守蘇干蘇蘇公不

新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二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佑友表彙次

張大司馬東沙公志畧

諱時徹郵人

公之先世世受農至贈司馬公緒始受儒當公  
生而族子文定公邦奇長於公十六歲既蚤讀  
中秘書以經術行誼稱天下而識公於踰髫時  
曰叔父而其代興哉當是時公雖內敏而狀嘿  
嘿贈司馬初弗省也以就外傳日授書數百言

新州史

卷十一

後集

十一



輒誦益之輒又誦又強以十日所當授書益之  
輒又誦然尚弗省也自文定公之異之而稍試  
以制舉業則愈大竒公乃進以天人鴻畧經傳  
微指與兩京諸名家言甫十四試於郡郡守林  
公富私少之既試而後喜曰勉之不為少也自  
是試輒利遂抗顏塾師席弟子有倍年者矣二  
十舉於鄉明年絀禮部游吳中吳中弟子益進  
又三年登進士授南京膳部主事久之進武庫  
員外郎還復為儀制郎中公之在南京八年所  
所當皆天下豪傑若呂仲木鄒謙之王子崇顧  
武祥輩爭折節下公公以詞賦名籍甚南北而  
自其與諸公游則稍欲進之為德功矣已乃陞  
秩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政公材高有所掄薦於  
諸生中去皆取大科為時顯臣而不能無汰斥  
大指欲以裁冒士服而農賈實者江西為貴臣  
藪諸造請一切報罷以是不能無噉意會 九  
廟灾嗾言官論調公公笑曰一博士長應天道  
耶然所坐益白乃補山東以故官飭治臨清兵



備人或風公益少徇者公不荅至則益持風裁  
罷去使客額外供重錦文罽自遠日坐堂皇諸  
姦纍蝟集為剖決立盡而加扶其匿實者曰若  
罪當某某律以匿實故扶也自是纍不待讞吐  
矣公時時申束約境上諸干楸者毋得容尺刃  
寸鏃入境不則立死汝以故竟公任毋剽攻警  
所部稱治轉福建右叅政道務素稱簡諸好以  
臥養高公謂吏弊什百衷我我何卧為乃自勤  
力為政閩徭故無準公衡之因著徭書以式來  
者胡氏子孤而富且出母子也宗人交質為非  
子因賂吏摘赤籍以成困之獄公立為辯其枉  
閩人稱之積四歲不遷時文定公方掌銓乃以  
嫌故既稍遷按察司又為雲南州邑纍故之省  
論決免者歸時棘夷道剽之去公白御史雷寘  
臬獄官為粥食之母聽自炊纍自是毋他警雷  
益夷保贊淫於女守殺人如麻雖就逮以行萬  
金間莫決公令受辭竟即撲殺之指揮范俊老  
而舉婢子弟傑誘其子以嬉刺而瞽之訟於官



謂是瞽也而非俊子俊老不能子官莫辨公謂  
僚若利俊指揮耶而忍肉一孺子集隣戚證之  
與匠通而令耄弗禁也諸兄恚而毆匠死其長  
子出承毆矣御史欲坐謀殺悉下有司捕之家  
盡燬公謂是毆也耻淫之謂勇承死之謂義而  
弗能救而殘數生者以償一淫死者固請改論  
毆盡復其諸子沐黔公釀而怒釀者之抗利也  
囊三木以徇公道問之曰襍早不當釀耳公曰  
釀無預早也破而縱之比公遷山東右布政使  
黔公以恚故不觴公郊賈人子爭擁觴公郊且  
請觴從者曰公不持滇一物行願以此卮酒為  
公壽也公之山東而左使以疾請告代視篆夙  
案如洗吏自逋復署者五十餘人入提調鄉試  
錄成文多出公手俄以贈司馬公喪歸毀瘠如  
禮服除補湖廣時有楚之變諸司出入陳兵衛  
公悉罷去之曰誰敢于天子法也諸冗散當  
滿不得去鷄衣而俟命公憫之謂孰非臣子乎



趣吏治移一月而得滿去者百餘人又嘗脫屣  
吏戍并釋連坐六百人臺臣無以難也遂遷河  
南為左布政使諸內賦者以金至即驗而入之  
曰毋使居亭鍛工窟爾也已徵其道理費而官  
輸之塞曰毋使道路虞爾也諸王將軍當請祿  
即籍而封之人自為授受曰毋使國臣得侵漁  
爾也即有損吾自任之於是公遷右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當發諸王將軍盛張樂祖道絡繹數  
十里觴且祝曰妻子賴公而飽能繼公畫一者  
幸矣公行未至四川而白草番攻陷堡塞殘裨  
將人或謂撫之便公奮曰蜀獷僻不以此時一  
伸法將柰命吏何察諸將獨何卿練而武乃密  
與計發勁兵擣之克番塞五十有奇斬甲首千  
有奇俘獲五百有奇與降者約稍出賦視內地  
捷聞進兵部右侍郎治如故已又平馬裸番  
賜金綺已又議平叙瀘蠻尋筴救荒諸省筴獨  
蜀為最而中蜚語歸里矣公所中以馭吏莊而  
待其國臣峻久之起撫江西其治大約操倣如



蜀而加密諸猾黠盜魁漁獄市者訶得輒杖煞之闔郡為肅罷客供張具所周還不過升茗筭器食尋入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上以虜警召入改注兵部當是時大將軍鸞挾重肘腋間而藉寵勢張甚既已奪商侍郎大節兵又勒使聽約束商公上疏劾之不勝下獄論死未決而公時時與鸞議左鸞惡之當出邊挾公從治兵欲遂中公而鸞病疽死反謀發妻子僇於市於是公念商公寬且當用而會商公所部兵上書請得復商公為帥公時署部事覆如請閣臣擬亦如之上大怒謂帥生歿繇其部卒耶且責公無君公席藁待罪閣臣惶恐自劾當同死上乃解僅鐫公二秩而公以太淑人喪歸上竟念公賢弗深責也予之祭為營葬且併葬贈司馬云倭寇起東南為殲而南兵部缺尚書太宰李公默䟽起公公服猶未除以國難故默縗而從事所論經畧事宜章十上俱報可倭有逸而勁者僅六十人轉鬪千里所抵皆奔潰



至南京郭外公與大帥謀發兵出禦之不利事聞當是時權相之子貪既以中望公不滿而又惡李公遂特勒公致仕公既歸自壯有餘日得以益肆力於文章所著述不休而文定之為南大司馬也公繼之僅一紀人以為代興語信哉遂稱兩大司馬云而後先賈其餘著秬苑聲乃沈君則謂其學同而歸稍殊文定密而醇公鴻而槩又謂文定長經公長諸子其然乎哉公間一治農農即倍穫因自署曰上農夫而所穫即以潤其族黨乃至中外戚母不被者以田請予田不能田又問公給作以廬請予廬廬敗又問公苴葺至再三靡倦色孝友敦睦其共奉家庭間雍容如也其自居及御子姓臧獲蕭如也公成進士而同年生王祭酒子楊者齒倍於公而來問交曰而吾兄也子楊死為刻鶴山集善豐考功人翁以貧死為刻考功摘集善陳提學約之以夭死為勒墓門石刻後岡集凡為公傳者若明臣若穉登寅皆後進齒卑公為之遜行驩



然交也客能操一觚管口脣囁嚅作吟態者叩  
之無不立見且與行弋釣山水張宴授簡又為  
之治橐而後別人謂公且近名夫公去國二十  
四年而少有尉薦者此其於名豈乏特以不能  
由臺使監司阼階故然公竟不以二十四年少  
尉薦而折大臣節此陳仲舉之所以先李元禮  
也人以名擬公者何淺也然至今上聞公訃  
下有司諭祭營葬如故事雖不為竟用公所以  
待大臣禮至矣

方司徒雙江公志畧

諱廉字以清杭之新城人

嘉靖中倭事起江南而吾吳及雲間最為上  
股肱郡而又最當寇衝當是時潞安任公環自  
吳郡丞鳩烏合與之力角以至遷治兵使者新  
城方公繼為雲間守悉筴完孤城而衽席其民  
民以忘寇其後任公蚤卒而方公婁遷至開府  
遂盡有吳雲間地而大布德惠一時任公以戰  
方公以守人主倚之若左右臂任公之功  
名不能居方公半則以年也



公生而沉嚴寡言笑動止異常兒父母慈暱之  
不令學而公自勵於學耐勤苦念邑僻諸生中  
無可與語者乃負笈之郡贅業聽講晝夜不輟  
歲時一歸邑定省輒步而精思家人請以一衛  
代不許也行二十里文一篇成及門而藁草三  
易矣學使者試公輒高等且以勵他博士弟子  
曰何不學方生文是有根柢非而曹剽掇倫也  
它博士弟子以公年少邑僻心不肯之未幾公  
連取進士其程試文出乃相率慕服公由選得  
南康推官南康山郡少事而御史才公每行部  
輒挾公與俱亡何它郡牘盡以屬公多多益辦  
公大指不欲以深文小廉見多事衷情法久而  
愈信於上下薦剡婁騰贈公名醫也就公養官  
舍每得所治牘閱之歎曰秦越人不能生死者  
而子乃徃徃能生歿者何竒也我復何憾亡何  
贈公卒貧不克治喪上官聞而賻之乃克治喪  
而吏部以卓異召服除始之部謂少需之可得  
給事御史公力辭曰官非吾擇也且愚不任言



路授禮部祠祭主事歷主客員外精膳郎中曹  
事簡讀書當官無害而數倡其僚綿蕞藁草為  
朝議或削之曰上坐竹宮已數年寧復問朝  
耶公曰不然即上一日朝何所取質安用禮  
官為而會有庚戌虜事上忽出御殿公袖藁  
草以上大宗伯按行之大宗伯雲間人也以是  
心異公遂言之吏部公出守公至則按行睥睨  
增崇浚深郭外皆置敵臺宿甲士以相犄角寇  
數萬人猝至圍城公調兵食懸中不爽時時緩  
帶縉紳家雅語以示暇曰吾在母恐也而所宿  
甲間出有所俘斬寇食盡竟壞散去屬邑上海  
故無城中寇者再矣公請於大帥築之帑不繼  
則身之大姓家勸募曰賊闖入若身與室非若  
有而况室中物且也皆身外以是人感悟委輸  
若流水公蚤暮行版築間與吏民分工力朝告  
成而寇夕集城下躑躅不得上嚴旌戟而耀之  
遂遁乃博訪民間疾苦奏計兩臺請寬歲賦停  
不切需皆如指始郡牘不勝繁則一切為吏弊



窟自公至毋所容淨若刷洗公雖不好赫赫聲  
而報績為諸郡冠有白金文綺之賜遷江西  
按察副使飭九江兵備是時倭警尚未已游徼  
徧江上下而縣官有建章役取材楚蜀間皆導  
公理所公以身為禦不憚跋履復報績冠晉左  
廣叅政訓卒調餉撫勦三巢盜一豕蝮而大宗  
伯時在政思公雲間功遂以廷推擢右僉都御  
史提督諸軍巡撫應天諸郡無理糧儲大軍之  
後凶年嗣之民不勝殍公懇疏以請其辭酸楚  
所減賦百餘萬而吾郡雲間得十之八時稍議  
汰兵及餉公必先其非要者復請革常鎮兵備  
仍歸之蘇而專設文臣治水皆鑿鑿可久尋進  
左副都御史撫湖廣公素秉介不通貴人苞苴  
其最後迫故事稍一通然而不能當恒時百一  
而言路新欲借公自標樹白發其事公解節歸  
中外寃之公夷然自若隆慶改元言者交薦公  
起為南京大理寺卿甫上遷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兼督撫淮揚諸郡公至首畫漕計



列上之得報 可以是歲綱如期毋後者已次第有所損益徐州呂梁二洪夫歲取之徐公謂餘黎幾何而使偏累乃省漕司米聽司洪者易價而募之又請徐之商稅以備河費舊有屯兵坐食於如臯公亦革之所減省先後以萬計中貴人守 皇陵者舊得預民事公持不可乃已尋轉南京工部右侍郎會元配羅淑人以病卒哭之傷亦病凡三疏乞骸骨乃得請公歸病良已始為政於其家及鄉公潔廡毋羨奉入以儉而息之乃小羨立家廟葺先塋斥置墓田以歲享聯族之大小而誨以德讓邑多匿田復乘間飛賦公疏於 朝而清理之歲大侵公謀諸令發倉粟賑貧者而又慮其遠不任負荷出私粟作糜輔之民不饑歿松菊二溪受浸廣隄梁數圯公倡里人厚其隄又為石橋數十丈道涉者名之曰青雲橋鄉前哲許 遠祠且就毀捐橐而新之創宗譜成已復創邑志讀者謂其有良史才二季邑丞炬典儀秋皆公所拊翼成立者



相與侍左右怡怡如也其訓子姓身範先之不責而循公秉三不惑老益強勝既七十大為酒食以饗賀者甚懽至別必曰不復再矣秋且盡感微痾盥櫛如恒時忽謂子城取曆來以不九日吉至日命以香屑磨體膚且徧乃就枕城怪問之曰毋多言使我神撓已恬然若寐者遂卒臺使者以公訃聞上詔賜祭葬如例於是城等將以癸未之十二月葬公於天柱山之賜塋而屬志銘於世貞曰公之先公通家子也而又比舍為郎必不忍泯泯於先公其狀則致自周子公瑕公瑕公故人也而不能悉公江西左廣事第云嘗侍食於公有投牒者公色動置筯而歎問之則曰有越之君子六千人北戍而過淮柰此民艘何既三日復問公則曰渡淮盡矣輕舠之候淺者千皆在澣舠以六人載不乏也脯糗薪菜官給之毋敢諱者某出而跡淮人人不知有南卒也歎以公為神云嗚呼此豈可盡公哉世貞又聞之公將去雲間雲間人不能舍則



相率為祠而祀公吾吳之祀任公者請於朝  
得賜額蓋二地春秋血食至今不絕

屠少司馬竹墟公志畧

國家自成弘以至德靖鄴之屠為大人也三而  
太保襄惠公瀟其從子曰少保簡肅公僑其又  
從子曰少司馬公大山襄惠公之博太簡肅公  
之正直少司馬公之廉精蓋天下之人稱焉司  
馬公雖名位小亞而壽考獨過之而其為長者  
狀善壽年得稱甲自無錫徙而季始之數傳而

為襄惠公弟渭則公祖也渭之子偁則公父也  
其贈皆如公官偁娶王生公贈淑人繼娶陳封  
如王而加太公少敏慧謁襄惠公撫公而歎曰  
志之吾族所繇不隕者此兒也蓋公二十而母  
王卒其明年陳歸我又明年則父封公亦卒陳  
甫為婦而能母公以義方勗之公自是讀書工  
屬文矣公為人秀偉長髯而豐下二十三舉鄉  
書明年登進士甲第又明年除知蜀之合州既  
平諸父老持酒炙入奉公公人為舉白嚼大臠



相率為祠而祀公吾吳之祀任公者請於朝  
得賜額蓋二地春秋血食至今不絕

屠少司馬竹墟公志畧

國家自成弘以至德靖鄞之屠為大人也三而  
太保襄惠公瀟其從子曰少保簡肅公僑其又  
從子曰少司馬公大山襄惠公之博簡肅公  
之正直少司馬公之廉精蓋天下之人稱焉司  
馬公雖名位小亞而壽考獨過之而其為長者  
尤著屠之得稱甲自無錫徙而季始之數傳而  
為襄惠公弟渭則公祖也渭之子備則公父也  
其贈皆如公官備娶王生公贈淑人繼娶陳封  
如王而加太公少敏慧謁襄惠公撫公而歎曰  
志之吾族所繇不隕者此兒也蓋公二十而母  
王卒其明年陳歸我又明年則父封公亦卒陳  
甫為婦而能母公以義方勗之公自是讀書工  
屬文矣公為人秀偉長髯而豐下二十三舉鄉  
書明年登進士甲第又明年除知蜀之合州既  
平諸父老持酒炙入奉公公人為舉白嚼大嚼



曰勞苦諸父老休舍矣諸父老人人喜自謂得屠使君心次日請間公輒與叩便宜及吏豪奸猾事亡所不傾吐衆伍而行之民大驚以為神州當瞿塘口春漲來嚙州公損奉倡吏民築長堤埤其嚙州人便之名屠公隄時有妖道士李為盡公掠治之且數百亡損公曰彼能得我念輒備我以無念行之第趣杖如故道士遂譎晷死杖下公未及考而以最聞遷南刑部員外郎進署郎中出為吉安知府時吉之屬邑王尚書學夔者由選部陟大僚有子橫里中公悉剪其翼子畏而折節為儒生尚書每語人輒曰使君去我一罵子而益一賢子仁乎使君哉人蓋兩賢之擢山東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徐時新中寇所至墟莽公綏撫安緝練卒選將遂屹然重南北而會有甘尚書者與公同年暴貴幸以里中兒為邑曹司屬公公不能蔽其貪尚書恨之適徐有剽上供盜因疏著甲令不獲真盜兵使者毋得遷公以是留滯且八年而政理益著轉



其省左叅政亡何進廣東按察使尋為山東右布政使又移福建左公不好為可喜事其治以務實勝而已而所至有去後思名亦自稍起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會蜀貴兵平酉陽叛苗吳黑等已又獲苗帥捷聞賜金幣當是時分宜相貴用事而其子世蕃以公連得重地不能毋望報公竟不敢應而太宰李公默故為南司成有憾於將樂令以屬公公廉將樂令賢而不為伉矯為保全之令更薦起工部右侍郎闕李公顧推公而分宜相更難之會貴州復有苗警以為公譴詔停祿仍故官自効河北大盜李邦珍與其妖妻馬三兒等行剽入公地獲之御史胡宗憲謂公侈其事可贖也公謝弗肯侈而久之朝議合湖廣川貴為一鎮設大帥公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居之公乃選將吏蒐卒乘申約束使叅將賢以一軍軍苗腋而誘其黨譚細奴啖之曰以爾酋龍阿仔來者吾官若不然盡蕪若族細奴乃為酒要阿仔醉而



縛之立滅龍氏而龍他衆亦來報譚族亦殲僅  
細奴以身免公縱悉平之奏官細奴百戶土帥  
冉世蕃十六從軍勇而貪欲遽篡其父位以黃  
金百斤及他珠寶抵公家公之婦章淑人力拒  
之公聞乃錄世蕃轅門杖之百曰汝奸汝父位  
而污我金何也且寄汝頸刃矣諸土帥皆恐悚  
請命公留滯久太宰李公時再召心憐之念欲  
擢公而扼分宜相乃推公南京兵部右侍郎未  
上倭難作分宜相乃議以公仍故官提督大江  
以南諸軍公為總督時已貳司馬其遷不當南  
總督而遷得南已又得提督凡再遷輒再下又  
東公死地公時已病歎曰吾身之不卹如國事  
何公至則倭勢益張念內有分宜相而外有倭  
兵食俱盡病痰壅不能起南給事中御史論劾  
公逮繫詔獄且坐死時簡肅公方總臺事痛公  
計毋所出而分宜相亦微憚之不能遽下石  
上偶以語真人陶仲文曰屠某者是非若楚撫  
臣耶曰然是不為我脩 潛邸及太和宮者耶



曰然曰趣赦之遂下書勅公歸里公歸日與里中父老為會滿引曰老臣無狀當死賴天子恩不令死賊手又不死用事者意何以報稱自是申申怡怡者二十五年而後卒得年八十公居官又所更州郡大鎮不勝計而問其橐橐如也田宅亡所增益嘗火燬其廬且盡公笑曰是幸亡何以飽火者獨之先祠三日哭而已居三載諸公故人醵金與材贈之而始有堂公善詩歌時時酒間呼筆輒就已竟則棄之不存稿嘗從太和遇異人得養生術老而不衰忽遘疾嘔逆且革謂其子本峻曰吾今乃獲終吾聞之古者正終上大恩不見僂而又兩以詔復我官眷母乞祭葬吾亡德於鄉母祀我鄉賢吾生不能敦交際母內賻奠生不曉佞佛母作佛事本峻泣受命乃葬公於甬江之北原又踰歲而介進士余君寅之狀來乞誌銘王子曰倭事起而吾吳數更師未始不以材未者乃未始能以材去何也夫母論其下中人即屠公亦不無二後



言焉於乎難哉夫倭事起而其帥得專精神於倭而後責之可也倭未角而財力先困矣主客反矣上分其畏於大臣下分其虞於大夫士人之口即屠公之再遷輒再下其志奪而筴無所用之雖良平奚展焉事迫而後大臣不得不割情以拊來其帥帥割資以內奉大臣其筴內十七筴外十三是故從容於文法之外而功自立不然以公之剔歷方面威聲隱然荒徼者豈虛成也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三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李大司寇盤峯公碑畧

諱遷字子升豫章人

公生而端重不妄言笑從師受章句輒誦九歲從封公避寧難南康山中手一編不置封公目之曰日者言我不從公車門上事而衣豸橫金者二十年得非以若耶遂謝諸生不復應試而公既長補博士弟子前後為學使者張大司馬



時徹李太僕舜臣徐少師階蘇大司馬佑所竒  
賞四公者一時目為龍門者也最後試於鄉得  
第六人明年遂成進士肄事禮部尚書袁州公  
試諸進士詩而雅重公以稱於人人亡何當選  
進士為庶吉士或謂籍此可與也公以念其父  
母欲省覲願得一奉使役歸御史大夫熊恭  
肅公浹聞而嘆曰步武榮名而却之以成其志  
吾鄉有人哉遂以奉昭聖皇太后遺詔使蜀  
蜀王與其撫按藩臬守令餽遺公金帛珍貨甚  
厚公悉卻之其使滇滇之守帥黔公以下餽遺  
公與公之却之俱如蜀道貴竹有二千戶用繩  
下嚴得誣且扞文罔公知其寃為白狀於撫臣  
雪之其人知而道追公欲有所効公辭德弗任  
也還且謁吏部選得袁州相矣與之為姻婭者  
要公往曰是公固知足下柰何坐而失一佳曹  
郎公卒弗往曰不往不過南爾南於養吾親便  
遂得南兵部車駕主事司故積造舟資巨萬計  
而前是郎司出納者不能無染指以十之七予



衛衛復私十之二僅半與役卒耳尚書張文定公邦奇一見噐公遽以委之公請於張公會司務及曹郎坐堂皇上集役卒使吏權而名授之又時時手較其所權者以示警卒皆懽服張公下公法為繫令尋進其司署負外郎節

公之鄉人宋莊靖公景來為尚書一日謂公蠹累積矣非子孰與埽除公請任之得其最巨者諸衛貢舶責之衛卒之饒有力者官給其直而中貴人監之直盡入中貴人橐而受責者挫其產以償而猶不給公請毋令中貴人監亦不以責衛卒而官董之宋公如公請後入為御史大夫公卿出祖龍江宋公曰所與周旋士人多矣耿介者虞其才恢廓者虞其守於李郎吾復何虞已獨留公促膝論天下事久之乃別去自是與公構姻好公尋進武選郎中黠卒孫寧富而橫積忤守脩魏公魏公列其侵盜 孝陵墺地為市肆居貨下御史獄治寧復自辯而他所株引且數十人 上怒 詔大司馬大宗伯與司



寇御史大夫廷尉覈其事大司馬者韓恭簡公  
邦奇也韓公以屬公而宗伯之屬章燮御史龔  
秉德皆共事然資公而決公行履其所寧列市  
肆居貨實然不犯 孝陵壩地魏公不悅以氣  
加公公與御史折之出其上魏公屈疏聞寧得  
麗輕典株引者盡釋韓公大奇公引與吏部郎  
楊忠愍公繼盛輯定樂志節

擢山東濟南知府山東諸藩臬祿俸皆資之泰  
山進香珍貝錦帛織作之類藩臬而下貯之藩  
司郡邑而下貯之郡其長皆私其重者公獨會  
諸寮劑等之各為封識使次第持去不以毫髮  
益守帑部使者聞之曰胡威之清不加於此矣  
藩司亦媿如公指 德王請惠民藥局兩臺業  
許之公執弗可已復請織染局公復持不可既  
而曰吾去守無幾時而 王請不已終當為  
王有於是改建祠以祀薛文清王文成二公使  
儒生讀書其中公又飭文廟及學宮一新之與  
博士弟子談說經術彬彬有鄒魯風當入覲大



計吏公為天下郡守第一節

進湖廣按察副使即進其布政司右叅政節

遷廣西按察使時靖江王與諸宗閱而各上章

相訐下臺臺下藩臬以藩使之悞不任也使公

先公帥以謁 王王謝病不見公乃奏記 王

曰大王以其之來為宗人耶某非為宗人也為

大王也某之來內欲全 大王親親之心外以

明 大王尊尊之分如是而已耳 大王之必

欲拒某者何也 王乃許以翌日見見而蓄怒

待公等坐定 王盛氣言曰不穀之 先王奉

高皇帝恩以有茲國當攝諸宗人諸宗人不受

攝而子大夫乃右之何也公對曰 大王宜自

責毋責諸宗人也 王益怒曰何謂也公曰

大王能念 高皇帝恩甚善 先王者

高皇帝從孫也以罪廢嗣子 悼僖王賢而

高皇帝復王之名雖一郡其禮秩威命實大國

也今嶺以南毋貴於 大王者諸宗人之衆亦

毋如 大王者乃 大王挾貴以凌諸宗人諸



宗人亦挾衆以抗 大王夫有司者故出諸宗人下者也 諸宗人甘心有司之約束而累足不入端禮門 大王能忍之乎 忍之是 大王徒擁虛器耳 不忍之則 王與諸宗人之訐無已也 且宗人之去賤無幾罪易勝也 其指逾萬數 不易盡罪也有如 天子一旦赫怒咫尺之詔 下 大王寧能偃然而已乎 其等所以見者願大王之為悼僖王不願如 先王故曰非為諸宗人也 為 大王也 王色動 迺前就公曰 先

生何以幸教不穀 唯先生哀憐之 公遂說 王曰 大王急下教自責 令諸宗人一切聽臺議 某等請分諸宗人為十餘房 房擇一篤行長者 長之 其長得以懲訓 不率重則付柱後 惠文耳 大王無與也 月朔必 朝見祭 必從請名 請昏 必以屬 大王則 大王之貴長在而諸宗人亦服 王曰 善 具如公指 臺為 䟽亦如之 靖江 遂寧 節

進湖廣左布政使當入覲 宿郵中盜以左使當

金州史

卷三

後集

六

朱祖



魏橐夜窺之亡所得得一稍重者踰垣而出之則古石研也棄而去之盜事黷謂人未有左使橐如是者尋以中丞論轉餉功 賜金一鎰而太宰課公績復為天下藩臬第一節

進右副都御史撫右輔公至即疏請固關隘考軍實計儲餉復疏請行保甲法定審編嚴窩禁設險分堠以時哨警俱報可中貴人馮保深州人也有兄之女當嫁而道中盜可五十人剽其資裝金錢以去兄疑讐家為之白州州守審之

証縱遣之遂白公謂守納盜賊公語守若不授賊吾悉之盜當自露其人退而復白之監司為捕仇家鍛鍊五毒強証服引同盜者至百人獄上公曰馮氏始訟牒五十人而今乃至百耶悉得其証服狀破械縱使去中貴人聞而怒甚具疏草以語公卿大臣欲論守賊而公故庇之大司馬楊襄毅公博謂曰吾不知守知中丞公母太草草當以質中丞遂貽書問公公報曰不佞以民命若泰山此官敝屣耳所能者為貴人責



捕盜不能為貴人理私仇亡何真盜果自它邑  
發中貴人慚而厚以金帛謝公公不受虜大入  
寇自墻子嶺而躡京師東北公聞警使其將  
祝福三千騎入動王偏將申紹祖王尚忠繼  
之而自以大兵踵其後兵至都門虜漸斂已  
而諸鎮兵悉合蹙之境外破之公所部鹵斬夥  
事聞賜白金文綺尋入為工部右侍郎節  
服除召補南京兵部右侍郎佐麻城劉端簡公  
采屬軍政銓選亡敢以私奸者尋進兵部左侍  
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二廣諸軍兼理糧  
餉倭方大入侵掠左廣公馳輕車赴之甫抵吉  
州而撫臣熊公汝達方調兵與角公手書慫勉  
公且密授諸將方畧公復疾馳至端州諸軍大  
破倭斬鹵以千計俄詔公兼巡撫左廣餘如  
故公乃大蒐罷浙兵之不稱者散遣之選募驍  
勇分配諸將而時時拊循慰賜加渥士奮欲効  
死時右廣大帥俞大猷智而廉左廣大帥郭成  
勇而貪公悉其肺腑以授大猷而其馭郭成則



錯用威信使叵測古田右廣亂藪也公請平之  
上便宜八事俱報可公調狼土兵十三萬七  
千人分七哨進攻以大猷及副叅游諸將軍統  
之而叅政柴涑副使邵惟中等監其軍檄湖廣  
將士固守東安黎平隘防奔逸身自端移鎮梧  
州節制之申飭軍令嚴賞罰仍戒毋妄殺母鹵  
財物兵進蕩其寨柵六十五其大酋常銀豹擒  
黃朝猛戰死餘酋二十二以次就縛斬首萬餘  
降餘衆二萬古田故邑也公請進為州使監司

填之而他增將卒置學宮選良吏疏上俱報

可公以功進右都御史賜白金四鎰文綺四

左廣蘓繼相世蟠據揭陽之黃寨僭稱王而其  
黨曾魁據石磴杜高山據大節相犄角為聲援  
流劫遠近郭成故以總督劉公燾檄討破之且  
下矣而繼相通成之私人戈楯入賄於成以免  
公刺得其狀召成切責之曰左廣費大司農金  
錢歲可二十萬今三盜如故而汝若不聞也者  
日幸酒被色歌舞自媮快安乎且汝之入三盜



賄而縱之也吾非不知姑貸汝死責後效汝能自勉勵否成惶恐叩頭曰蒙貸成死苟不擒三盜者必不敢復戴首而謁交戰也公調兵二萬人使成與諸將分將之成乃強自力斬戈楠以師遂破繼相衆窮追之獲於五房後破擒魯魁兵少倦杜高山乘間襲奪資餉以去公切責諸將躡之破其大鄧寨窮追獲於古銅鼓障石岩前後得村柵三十六俘斬千餘人賊虜四百人自援歸者二百餘人投崖阱自焚雉經死者不可勝計復進破海豐賊曾朝元下村柵十一鹵斬五百餘朝元斃死復破繼相之黨楊仁寶於九重坑追之至鵝毛山而獲俱磔於市得賊田二十萬頃予民捷聞 賜白金二鎰文綺四時船主許瑞者擁萬衆出沒近島諸帥私其賂而陰蔽之時取羈縻而已會倭三百犯廣之大金門而許瑞相引恫喝為重諸將入問策公笑曰吾已付倭許瑞矣以武往即千人不必勝也第令裨將將卒二百人往俾攝市人立睥睨間而



使監司檄喻瑞若名事中國而不純今急取倭  
自効不者大將軍悉二廣兵殲若矣非可賂免  
也瑞皇怖掩倭艘悉獲以獻公前後所捕誅倭  
及劇盜凡十大勝不肯報捷或謂公胡不報異  
得一勇爵以貽子孫公謝曰上威德與諸將士  
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何可復侵介士路耶而  
亦會同年新鄭公以首輔暮太宰故嘗賻封公  
而公却之以公為慢已及其壽六袞諸侯之幣  
亡弗重者公獨以尺書挾兩吳絕進乃寘之地  
而唾曰豈書生酸而至是第用我賈名耳以故  
於公功多所裁削公弗顧清遠颶風作地震英  
德開建諸邑大水急發庾賑貧者因上疏引罪  
且乞裁黃蠟芽茶鍊鍋魚牙柘茨銀珠烏梅銅  
錫麻桌鐵線膠翎諸濫稅不報他疏若停逋稅  
以安反側查濫俸以省虛冒修水寨以資戰守  
嚴門禁以固重地稽商稅以慰民望究武職以  
飭戎政祠名賢以崇正學得報可兩廣賴之至  
今公念范淑人篤老凡三上疏乞休不獲請又



陳情乞歸養 上乃進公南京刑部尚書以便之而公又感嗽疾以骸骨請御史趙焯又為之請始獲允所積廩金五千悉歸之公帑諸從官曰例也公笑曰我以不貪為例右廣帥郭成感公恩哀諸金寶瑰竒以獻及監司守令得薦者羸金道中公悉麾却之曰將由我廉未徹耶阿堵物何以溷我節

南刑部缺尚書廷議猶及公然公已無復世念顏所居堂曰止足治冢塋去家六里而近名之曰順寧時時偕其弟學憲某及子姓宴遊其間于于如也間御筍輿或跨款段縱遊山水名勝與田叟野父相問訊不知其為貴人也足跡於城府可敗臺使監司守令或門生故吏屏干旌而過公 然為具鷄黍燒筍簌清言竟日不倦去 報謝晚歲名德轉重慰薦無虛剡屬江 富國與公有分契鄉人入都者謂得一書 公具草幾千言曰崇寬大以存政體曰慎 人以肅官常曰宥直臣以開言路曰修



戰守 里邊防其言絕劉至非人所堪其子請  
易之不可既而曰 上春秋方鼎盛此公猶  
稚視之且汰極矣是安能以故劉御史臺以論  
糺江陵削官里居公修書問之授饗加璧馬劉  
君受饗反璧以空刺報謝謂其家人曰李公望  
重且大拜安可以我故累之公笑曰我知劉生  
劉生乃不知我彼以我猶未忘世也及劉死戍  
所公哭之慟節

公素強少疾晚而益壯長耳秀毫又素多陰德  
且以為百歲亡恙中夕忽謂二兒吾生平不妄  
撻一卒不妄收一錢不妄作一語仕宦三十年  
不來一指摘優游林下十餘年不萌一悔吝既  
貴且壽可以見先侍郎地下矣以不善積著挫  
故遺產不免使爾曹餒柰何不久竟以微疾卒  
遠近奔哭者且萬人公孝友天植其事字弟第  
甚篤分祿以遺之又以遺疎屬之貧者環所居  
數里饑則糜寒則衣死則槥積蓋亡不於公室  
乎取及闕公之室中則枵然也卒之日秦淑人



出王母所賜金始成殮其子鬻所分產始成塋  
嗚呼可不謂賢哉節

公於古人好稱諸葛孔明裴中立韓稚圭司馬  
君實劉器之於前輩稱劉伯溫王伯安其以政  
事行術居師友間者韓恭簡宋莊靖熊恭肅楊  
襄毅楊忠愍及鄭端簡曉也早歲窮理性之學  
然不欲有其名時華亭相公為領袖貫魚而進  
者不可勝數公益秘之曰學以明道也而以干  
進得無愧業舉子者乎公所為詩及文不甚多  
然徃徃清曠古雅有漢唐人風氣尤工八法人  
得其一赫蹠輒寶藏之所著有詩文集十一卷  
遺集一卷摘稿二卷皇華錄一卷京畿奏議四  
卷兩廣奏議八卷濟南議稿二卷郢曲同聲楚  
越吟稿西輶集祗役襍言各一卷修邊襍考三  
卷國朝故二卷皇華便省錄清音競秀錄星槎  
萬里錄官中紀事各一卷行於世

陸中丞阜南公碑畧

陸之先華亭自婁侯遜始也其後機雲以文學



擅天下聲而他族之在江右者九韶九淵並挾孔氏不傳之秘後先為東南冠紱然未有如今中丞公仲季之盛者始中丞公與其仲氏少保公樹聲用經術取巍科俱叢文苑標而又能相砥礪名德至賢公卿乃其所得於心學者吾不知於韶淵何如要之當聖門不為後矣中丞於秩為第四品其卒也法當僅得祭而故嘗卿太僕領中大夫 誥中大夫三品下於是兩臺以中丞訃聞而以太僕故秩請 詔予祭復予塋法得樹碑神道少保公哀思無已手纂公事行累數千言其子太學彥楨別紀復萬餘言屬不佞貞曰幸為叙而銘之貞視宮保公通家子素嚴公而善太學乃為之敘敘曰公諱樹德字與成父贈太宗伯公鵠娶沈夫人有三子而公其季也公生而端重穎敏讀書能通曉大義工屬對父母絕憐愛之然貧不能資束修時少保公已前贅於李矣而沈夫人復逝公哀毀骨立已而里中薛君見少保公而竒之謂李父曰吾僅



一女安得才如而壻者贅之乎李父曰有之即  
吾壻之少季某也是時公年十三矣薛君請於  
贈公欲得女尚公贈公撫公而泣曰苟而母在  
吾何忍棄之薛乎手錢一挺納公褰曰與兒作  
美食公飲泣而別已而得美食輒以奉贈公贈  
公嘗而恠之徵所從得則皆出自袖中蓋公未  
嘗私一錢也贈公泣歎曰兒殆純孝矣公自是  
文思颺發所受經凡四師皆謝不任而最後乃  
事少保公得其詣獨深公益自勵勤苦非丙夜  
弗就枕公雖名為贅尚未授室及少保公之成  
進士而公補博士弟子也薛君歸公於家使舉  
親迎禮儻一鄉大夫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  
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時人異之明年當鄉  
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時以移疾予告贈公  
謀而欲道地焉公不懌曰是鱣我也始進之謂  
何謝弗應又三載始舉鄉薦明年下第歸又三  
載以少保公預試事不聽入自是公連躋者垂  
二十年而贈公亦已捐館矣公之在公車時屬



其伯氏夜中盜尉徼得其主名欲以為功而見徼者不勝楚自誣服公察其有寃色夜密聽之得其兄姊自相詰語而徼其狀知為尉卒誘使證也力請釋之俄而真盜得贈公喜曰是兒非豎儒異日得備李官不足為矣公成進士業四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者引之就館選公遜謝曰病不受佔俾也就選人格得嚴州府推官於是贈公言驗矣公在事益精明雖耿介絕俗而不喜為煩刻其於單赤尤能曲體其隱以故僅三日而聲稱著聞公於事勇往無所避太守意忌之弗善也公亦弗為動然至守當入覲公署郡事而撫公有所萋菲屬公詞守何狀公力為明其無他守竟以是得免公弗使知也然至奉檄按武義令令夜行橐有所居間公叱之出盡法無貸龐御史尚鵬於僚屬鮮當意者至公獨無間言曰庶士庶士公以卓異徵當授給事御史而會少保公召為少宰公於法避道拜刑部主事始公之徵吏民哭擁者以數萬



計遮公不得則肖公像祀之於孔道以見思公  
既卽刑部少保公實不赴少宰 召也公不鄙  
其官益治文法無害而與其同舍卽鄭履淳等  
遊相與砥礪名節履淳上疏論時政大有所指  
撻實從公謀具草公始欲聯姓名會疏中語稱  
少保公乃不果而履淳得 廷杖錮緹騎獄前  
是公以進士肄事時嘗具諫草其言絕戇有人  
所不忍聞者同年蕭某讀而寸裂之謂公死為  
名耶卽死且累 上德而至是復語公第小忍  
之職行及矣亡何公果改禮科給事中時  
莊皇帝每 視朝及 經筵默不發一語公謂  
易上下不交為否非與公卿輔弼相論難何以  
劇君德而酌萬幾上疏極言之不報公又條議  
諸邊計甚明暫顧語多侵總督譚襄敏綸公既  
遷兵科為右給事巡視京營而譚公入督迎謂  
公不穀戴慚頰以見惜公疏直稍有所齟齬不  
者不穀可奉以免咎矣公歲且滿法得舉刺而  
所善者緹帥朱忠僖希孝其私人裨將以屬公



公立論罷之遷其科左巡視內十庫公擇諸中  
貴之謹愿者好語之曰輸戶以公等抑勒留難  
之故破家者屢矣然非自公等始也吾欲言則  
傷公等不言則不忍於破家者公等胡不自謀  
之而令我曹得為名諸中貴煥然相戒有所約  
束矣亡何公以冊封 周趙二王國悉却其饋  
俄遷禮科都給事中 皇太子將出閣公疏所  
以資 睿學者而未歸之 身教語剴而精當  
是時新鄭江陵二相國讀公疏而歎曰向永流  
也俄而 太子出閣公 侍班拜金幣賜 詔  
天暑暫輟 東宮講讀公力諍之報聞當是時  
莊皇帝頗倦政而日月交蝕旱魃起公前後疏  
皆危辭侃侃而 上不豫公疏請慎藥餌內言  
伐陰之劑不可服其請詳 保護則 言仲夏  
亢陽之月所宜謹其指益危 上意不懌然以  
公言者難之為留中獨下公所請 召輔臣以  
資靜養疏而諸大璫囁嚅謂輔臣曉醫耶必靜  
養而 召輔臣如我曹何公亦不顧而諸璫中



復有請開戒壇為上造福田利益者業得請矣公復抗疏言佛法故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雜宣淫導侈固佛之所深惡者柰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夫陛下不以聖躬為虞無所事佛陛下而以聖躬為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萬全道也亦佛所契也上為停戒壇當是時新鄭江陵之好衰而互為構公平心其間無所附麗二公亦兩噐之曰是不難陸少宰第有尚寶卿劉者上書譏切時政其大指在新鄭公以非所宜言且得罪或謂公宜特糾之公曰彼言事者我何以糾且柰何緣執政指無何上晏駕時中貴人保橫甚新鄭決策去之而公與言路各有疏發其姦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併齟諸言者獨不能有所加於公會當議桃廟公請毋桃宣宗而桃睿宗以嘉靖初所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行天下聞而躋之於



是宮保公復 召為大宗伯矣公於法復當避  
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擢應天丞甫至而當舉  
鄉試事棘以內外咸公主之繼巨井井尹及兩  
臺使取充位而已公於丞事毋所不精密吏洗  
手奉法惠浹閭井又嘗以推攝大司成事諸生  
服其行循循就矩尋改太常寺少卿連攝翰林  
光祿鴻臚篆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遷亡  
滿考者而公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  
然公了無所舛望其任職奉公事有裨益非諸  
公所敢當已進南京太僕卿卿治滁故遊地也  
公不可第取前輩王文成公建義倉及教授諸  
生遺意行之而入為太僕卿甫上進今官出撫  
山東於是中貴人保者業得罪竄矣公益發舒  
且感 上知思有以稱塞即馳入境首問民所  
愉苦示之廉一切供張悉罷去與按使者約脯  
修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為慎公間留  
客不過酒茗鮭菜而已客偶謂齊優一何拙耶  
公念必藩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



不已衆相顧錯愕不敢對而優宴絕矣齊魯之  
詰盜者濫公悉集成案覆之而出其寃者又請  
裁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俱得 報可東人大  
悅公素不喜食肉其行部所給奉不過蔬粥一  
筭噐而已箠朴不妄施獨於貪墨吏無所縱舍  
時時一按覈皆以為神明然公體羸而竭精吏  
事遂病脾會 德藩之宮後有白雲湖者故民  
佃也而奪於 王業已歸民矣而宦者與中貴  
人之代保者宏有連必欲復之公執不聽然益

邑鬱不得志上疏請告歸太宰楊公魏歎曰吾  
獨不能為東人借公頃吏耶為上言公之賢而  
請聽之計病痊且必用報 可公得請使院儼  
然一無所齎持至道途之資亦謝絕吏民擁車  
而號者竟百餘里車枳不得行公為之揮涕既  
歸闔門謝客唯與少保公相對談說道理危坐  
竟日間召兒輩侍立頗及微時事誨以修身居  
鄉大要嘗一侍少保公行田里中兒爭指目曰  
非兩疏也耶公踉蹌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傳



受吾自以犬馬病不任耳公凡三被臺薦與少保公鴈行既而預湖廣之推則公病矣公為人孝友忠信其事父母獨能得其懽死而哭之毀伯氏之食於家非公與少保公弗裕也公之莊愛少保公亞於父其砥節秉行壁立萬仞之志畧同然少保公寬頗以辭色假諸子姓而公更侃然以故咸樂就少保公而攝公之嚴惟公亦自比於程正叔先生以為不如家兄也居官所與遊皆當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萃

閭閻利便生平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於諫忤旨及犯權要人者數矣然而竟以其身免歷位融顯優游令終豈非天哉嗚呼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為大丈夫者非耶公病且亟忽謂彥楨曰吾殆不起矣吾欲有所言彥楨強謂公醫屈指而俟痊何慮至此也公笑曰醫誤矣吾屈指而俟盡逐命筆書後命所以戒勗良至素愛撫其二孫一見而遣之曰天君泰然矣無所復挂碍尋少保



公來視公起坐舉手揖謝曰兄教我育我今又  
 永訣我不得終奉周旋柰何少保公強顏而謂  
 曰若必不至此若兄來視若疾非訣也公曰弟  
 自知之兄不知也且此小事亦何足道少保公  
 泣數行下公獨怡然已呼從子璵使卜葬得吉  
 而後止至病亟命彥楨誦所作詩猶為易一尾  
 語既而曰無所事此恬然久之目瞑矣比就殮  
 顏色如生公春秋六十有六小於少保十三年  
 少保公氣殊王名位亦不相及乃其為嘉萬間

完人一也

按公以諫議有聲乃疾革時命取諫草焚之  
 嘗訪得此於其孫景臯因嘆公之過人遠也  
 子彥楨舉乙未進士歷南考功郎有經世畧  
 未竟其志而卒今與公並祀學宮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一  
古  
三十五陸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一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一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一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顧少司馬公碑畧

顧之先於江左自吳丞相雍貴始遂世世為甲族其後徙滁陽又徙崇明已又徙崑山之東海其徙者為伯善伯善生榮二榮二生元市舶司正觀觀五傳而為珩時置太倉州而東海隸之遂為太倉人珩生贈刑科給事中鑑鑑生刑科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一  
朱祖



給事中贈中憲大夫濟當給事時與其族兄溱並位南北垣咸以白簡彈事顯重天下而中憲公尤篤士行有長者風僅四十餘不祿朝野惜之則公之皇考也娶於陸累封太恭人太恭人與皇考之贈封皆以公考饒守最故公諱章志字行之別號觀海十九補博士弟子二十四薦於南畿七載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遷副其司已為其司正轉刑部湖廣司郎中移病歸病已補故官出守饒州府踰三歲進湖廣按察副使乞歸養太恭人太恭人考終服除以薦者補廣西按察副使入賀萬壽進貴州右叅政俄又進廣西按察使以叅政致仕復用薦者起為山東按察使召拜南京光祿寺卿遷應天府尹遂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卒於官得壽六十有四則公之跋履也公生三歲而中憲公見背宛轉太恭人懷抱間小長則伯氏縱撫而誨之矣公故穎敏而能自奮勵於學以故通經術有聲用癸丑之三月登第而六月即授行人奉使南越



歸省太恭人里第行人中憲公初所授官也里中嘖嘖謂中憲有子矣而其使南越被服舉止質素如儒生謝絕一切餽遺臺使監司咸重之還朝閉戶讀書泊如也時分宜相重而其子竊其柄以美官餌士士爭趨之公獨弗往以是僅得司副以至正家人時扼腕謂先中憲公自行人為給事公獨不給事豈有所不足耶公笑謂我何安敢望先給事第欲作要人將不得稱端人矣給事諫官也藉令以諫死職下如我

太夫人何公之在行人前後四載餘居閑無事經術之暇則日取城旦家言閱之徃徃成誦且能解說大義而及其為刑部郎治訊牒則若承蜩掇之而已吳文端公山者時為大宗伯名能知人嘗見公古文辭而噐之歎曰是子非文法吏也欲調為其屬曹郎又欲薦分試南宮士皆以不當分宜意不果公歎曰吾何乃戀食虎口耶故歸而迨其再補故曹則分宜敗矣公讞比則益精然大指寬輔法而行平反為西省最太



宰郭公朴於諸公間知公深欲優調之公力以  
便養乞外得饒守饒名郡然其人器訟吏深文  
為奸積弊蝟集公精心理之以次若掃一日忽  
召諸吏胥列庭下摘其尤貪黠者扶而出之而  
責數其小次者曰姑貫汝不悛者扶至汝矣自  
是咸惴惴若負霜雪諸下邑有訟者或以爰書  
就鞠者公出片語剖立決遣之即論負亦叩頭  
謝使君不寃我每造府不齎宿日糧邑訟自是  
不之邑而之府至他府亦然公時時與諸令長

約吾不使人溷若庭若幸毋弁髦吾教府事吾  
自辦之不以累若也上官相謂毋輕為譏駁令  
饒守笑我即御史嚴鷲者至公輒解曰賢守代  
我我又何難景德鎮陶器為天下冠而又據要  
津奸人依之與安仁豪競利而闕揭竿嘯呼者  
以千數司治之大僚噤莫敢措手公適以行視  
上供器至則從輿中日占榜諭以禍福曰毋得  
動動者即亂民太守立捕僂汝矣其人故熟公  
威德懼伏鳥散去公徐捕其首事者置諸理闔



境遂完 淮故寵王國於饒而驕顧獨嚴公甚於直指公悉其情而體之諸子侯翁主家無失所者爭相語曰疇謂顧使君嶽嶽乃吾天也士大夫有所居間以實請公必實應之自是亦不任怨久旱而雩吏以禁民間屠請公曰吾比舍僚寧無甘酒脯者乎安能責之民第躬自齋沐蔬食卜日露禱雨立澍民大悅他所剖讞若復鄭氏之流竄返戴氏之山塲皆累政所未決者咸以為神明至當大計吏治平為天下最公既謝湖廣不赴及其補廣西也地僻無所顯見獨以其職與清軍李御史持衡御史即不能無牴牾然退而未嘗不推公之賢也公於御史所裨益不淺然未嘗小自伐也 靖江王汰所遣府中人以馳驛抵公公叱之曰 天子法得 賜馳驛而 王稱馳驛者何也追坐所由 王慙沮民田有與府屯地錯者 王欲并得之公持不可 王又沮其在山東盖再起家矣臺使者意其老厭事而公於請讞益精明所以調劑僚



案間不令見牙距乃大服欲亟薦而公已轉南光祿矣其在應天節省諸邑徑與一切冗費所當裁者不以貴強沮錢穀出入搜剔其隱吏不得因緣為奸諸曹有私會同館馬者馬日以疲耗公悉勒還之屬大試士當聘諸省校官考校公計毋使預知主名其弊遂祛著為繫令既治理流聞吏民鼓舞相慶以數十年鮮遘此尹而公喟然曰吾猶不如治饒之快也蓋饒之失公二十年而思公猶若新歲時候問安否以為欣

戚碑而思之不已最後復祝之識者謂公不作黃京兆損於潁川時第非人輒得遷故耳兵部之長曰郭公應聘故與公有分誼公雅遜之然所以助郭公不鮮郭公病至悉以事寄公取畫諾而已會其乞骸骨歸公代署部念衛士之苦在艘三老而三老之苦在中貴人朘剋臨就役則前跳其不跳者亦竟破家以是行伍日虛至不成軍乃疏陳其弊諸悉募諸篙師而官為馭之且稍豐其直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米三萬



石今衛士所樂輸者已萬五千金 國家不過更益金米之半而不取役三老中貴人無所侵牟行伍如故根本不憂撥於大計便報 可公又圖所以乂安 留京者條四事上之曰重事權明激勸嚴恭罰豫會計詔下所司一一如公指始中貴人不便公請謀從中扞之不得留京十萬衆懽噪振地曰顧公實生我公逡巡不敢當曰故大司馬郭公之遺指也與今大司馬傳公之誨也然衆益德公及公病而參問叩卜者踵相接於道喪歸送而哭者祖祭者不可指數曰天不欲人行德耶何以奪我公留京之縉紳大夫咨齋涕洟相顧曰空無人矣訃至都輦上君子詫歎曰方欲借公北與謀天下事而遽斬之耶至鄉鄉之人無貴賤老少一辭而噓噫曰自此不復見典刑矣其稱宗戚者則曰無所覲恩澤矣天乎我安依矣蓋公孝友忠信故天植其奉太恭人也自髻鬣以至髮頽白終日夕無小違色自平居以至疾痛大故無弗誠信至開



九袞用恬穆終猶依依孺子慕也當其副憲湖廣所治辰沅奉太恭人以行抵九江而風濤作公念道險遠重為老人憂謀且疏歸養疏發而後長跪以聞太恭人始亦難之既怡然安之矣伯氏待公嚴而有恩公事之兼父師其卒也痛哭委頓欲絕撫其遺孤紹夔為授室就塾分財產均於長子紹芳乃二少孺所不敢望之矣有二女皆為擇配奩飾先於己女每出奉太恭人必偕丘嫂甘毳無間始嫁於王者家燬則迎養之曰即吾父也舅老而貧亦養之曰即吾母也既死則皆公乎塋矣姊適沈提學子善而病公視湯藥唯謹子善病亦如之既先後卒而所以字其二孤者如子善也已二孤夭而所以字其孤孫者如二孤也公間自語吾安敢望古人所云生者不愧死者無憾則或庶幾耳公通仕籍者三十四年里居得十之六性溫然與人不為町畦而中實耿介門無雜賓所還往僅三四戚故杯酒文義從容竟日而已聲色駁雜之好無



所干強學力行然不欲以為名每見談東越良  
知之學者輒顰蹙曰夫子不稱一貫乎而魯氏  
直以忠恕承之此為善證夫子者也柰何而曹  
之不善證東越也識者服其切而裁邑大夫重  
公數從質疑難公諄諄為戒繭絲誨懸蒲仲履  
盆然絕不令人知所自其勇義若渴避報若免  
視九族則若身也九族之資之則若困廩也故  
公生而擅長者稱其沒而哀之惜之若一口也  
公之卒長子檢討君紹芳以事聞於朝下宗  
伯太宰議予祭及塋而特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蓋異數也

秦方伯虹洲公志畧

秦之先自嬴氏至宋而高郵人學士觀以謫死  
塋無錫燦山下其子郡倅湛遂占籍為其邑人  
十七傳而為貞靜公夔累官江西右布政使貞  
靜則其鄉人私謚也貞靜公之仲子曰孝廉公  
永孚以高行旌孝廉公之子曰都事公鏗舉鄉  
貢不第竟謝公車業以終有子曰通叅公瀚公



父也其稱通叅者從公爵也母曰殷宜人公諱  
梁字子成生而美姿容眉目如畫稍長所習書  
輒誦遂工屬文補博士弟子婁試冠其伍雋聲  
隆隆起執經請贄者踵相接矣當是時公所居  
有山曰金匱因自號匱山而會嘗出而五色氣  
蒙之若霧望者覩其地有虹氣上屬天而恠之  
公因更署號曰虹洲蓋以雅自負云而未幾果  
中鄉試高等明年試禮部司試者竒公文薦以  
為第一人而所射策與主試江學士意異爭之  
彊公見絀然自是名益起其又三年而試得第  
八人錄其文以式當是時公名籍甚館選垂及  
而失之亦以媚者故出補南昌府推官南昌民  
嚚而好氣勝公起書生驟得李官人竊或少之  
乃所擊斷亭剖即老吏不若郡多宗室子侯又  
豪貴人子弟徃徃交借故相嚴勢魚肉其单赤  
公一切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不少假則相戒毋  
膺此強項司理而巨盜平十二者窟險時時從  
其黨行剽監司苦之為下公逮公廉得尉某與



盜有連不出意詰之曰若自知死不何自通盜尉股栗搏顙請命公曰吾寄若刃頸姑為說離其黨而以首來為若氓迹尉卒如教縛平十二至論報磔於市公既以材顯諸臺委所部行屬邑至他傍郡車跡殆徧每治牘丙夜不小止子爨蹠而請曰大人得無憊耶且休矣公指其牘曰兒稚何知此曹子生死吾指掌間吾烏能休也故公所受聲嚴而不殘為監省冠徵拜吏科給事中居無何朝議築都南郭最為鉅興所

使中貴人大臣徹侯考工將作以數十計而公與御史苟君監之公遂止舍郊晝夜不歸邸所部分尺寸皆有程嘗劾罷中貴人家於工者以故咸惴惴不敢飾非自便城成第功上等超為通政司叅議其明年大水頗圯城公仍兼給事中監之賜金幣如前當是時相嚴貴益甚而其子世蕃黷以侍郎與董工事心噐公時時結杯酒歡且啖以九列公醜之用親老辭得南京太僕少卿太僕署於滁有故王文成公講舍



公與諸生讀書談道其間甚適也久之遷鴻臚卿再遷右通政俱仍南京世蕃乃使其客示德色於公曰公一歲而再遷皆清局者誰自也公謬誑其語曰吾不知自也將無以久次等濫之食乎哉竟不謝未幾太廟灾公請罷僦秩為浙江布政司左叅議俄相嚴得罪公稍遷山東按察使副使協理堂事時堂務簡而所兼署提學及德州兵備事亦辦尋改浙江專督學政是時秋已逼期公星夜行抵任三日而出行部五閱月而以十一郡諸生黜陟告成既畢試浙士九十五人公試而首者五十六人餘亦優等遂相歎以為神明而公務寬大多所優進每謂士疇不欲乘時取功名者錮人聖世吾不忍襲之他操切少年不善也尋進布政司左叅政亡何遷湖廣按察使甫下車振頽提綱大欲有所為而江西右布政使之命下矣公時方急通叅公疾將䟽乞終養不果因信道歸侍湯藥者二月而通叅公卒得以窮易戚亡憾生死而歲大



計吏竟用浙中事罷公夷然不屑也戲語客五  
閱月而浙雋無遺疑此為誤人闇多矣吾而不  
罪誰當罷者公素孝所奉通叅公齋慄志養既  
除服乃以所事通叅公者事殷宜人朝夕上饗  
博滋味徵聲伎而薦之殷宜人為加匕且屬公  
觴曰姑為我一寓目而公亦自好游適所居邑  
多佳山水選要創墅曲承其勝有所謂惠山園  
及春申別墅者畫船簫鼓中載詩酒人如葉茂  
長桃舜咨顧世叔輩相與翔游歌呼毋論晝夜  
唯不佞獲三四過公輒留留輒大飲飲輒醉醉  
輒捉予耳朗誦所為詩若文弗竟弗已且曰吾  
太夫人善飯吾善酒吾婦善為饗弟與子皆善  
逢迎而又皆才吾以應人間世亡感額者然間  
一涉時事及長吏可否未嘗不慷慨色動也不  
佞乃以是竊窺公非但為樂者公於友愛天姓  
黎明率諸弟謁家廟退坐中堂笑語移晷乃別  
每宴而有虛席輒顧問某即何狀竟酒邑邑不  
樂歲賦踐更則曰寧吾代之不以累若也以故



諸弟能自致力潤屋而書亦不廢從弟本貧不能謁選則資之選從父滂判劍州遠不能赴則資之赴又嘗為王氏姑及女弟之夫朱連調歛葬他親族緩急叩之即應亡問橐耻公既以得浙士心而其顯者道里近又數來長郡國以是不落莫有邵某按部而鄒某為邑咸首造公有所叩而公不荅第一言邑賦利便而已邑以鄉飲大賓請公為一赴之亦不再也蓋江以南亡不稱公慎重長者而公於纂邑志直筆亡緩借人或謂公不為指唾計耶公謝曰嚮者不審誤許之今無及矣雖然吾不以指唾易鬼責也蓋志成而識者目之良史公偶食於已氏而逆尋寒中之少已而大會客觴殷宜人八十復中勞疾大發凡五閱月而華顧謂子燿等曰吾粗自全歸何恨恨不獲終事老母耳遂瞑得年六十有四

李方伯五華公志畧

嗚呼是為致仕右布政使李公之所藏魄而世



貞志之李公者諱淑字師孟以家五華山之傍自號五華山人其先為西平忠武王晟裔不知所自徙徙江西之吉水數十傳而轉徙楚之景陵曰公高祖洞淵公九淵傳朋玉公珏有子曰南臺公景瑞得公封河南左叅議公以諸生薦鄉試者十年成進士拜工部虞衡主事稍遷營繕負外郎都水郎中出僉浙江按察司事調除山東甫上以母楊恭人喪歸久之始復除山東遂叅議河南遷山西按察副使浙江左叅政晉山東按察使轉今官以南臺公老上書乞解所居職侍養者垂八年而南臺公卒公不勝哀屬疾久之亦卒時萬曆之辛巳正月二十九日也得壽六十有五公所受室曰王夫人其繼曰陳夫人蓋嘗以公叅議秩封恭人矣復以子維楨考史官最封而從公布政秩稱夫人維楨者公長子也而舉於貳匡乳於梁弱冠成進士高第累官國史修撰提學副使以至河南右叅政娶王氏為嘉靖直臣宗茂女次維極舉己卯娶



徐氏太學廉女次維柱。維標俱舉丙子其娶  
吳氏陶氏為儒官希元袁郡丞之肖女又次維  
楫邑諸生娶夏氏為貢士宗女女一歸諸生魏  
實秀孫女二未字維楨之狀云爾世貞讀而嘆  
曰於戲盛哉士自致其分於君臣父子間未有  
不纖憾遺者也其在我者十而五其在天者  
十而五是故有順以際有拂以成要之不兩兼  
也兼之自李公始公之奏南宮捷也江西重相  
嚴曰聞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

乎公遂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  
竒而薦之昂甲相嚴固下之然於選猶得虞衡  
而權杭州稅則日坐堂皇別出納庭無侯人外  
尺刺不入內三尺童子屨不踐闕外大要以破  
窺伺而為緩急重輕者比公滿商旅擁車闐道  
不得發士大夫之觴相屬也故事郎自權還謁  
相嚴則謁其子蕃謁必輦重而後得志公第以  
兩吳縑往曰小別於徒手者耳蕃左顧唾而却  
之以是公為郎前後積且六歲而僅得僉事然



竟不能以考功令中公公之僉事時倭寇方躡浙靡所不壘而公以一書生當其衝顧益自奮曰此非丈夫畢命時耶台告急公以督府檄提輕兵蹙之弔崩山生獲首渠薛柴門三不卽等數十百人餘溺死者亡笑而會有言礦盜聚徽處山中陰為倭內主督府檄公移兵取之公持不可曰饑氓弄竹筦自救死耳寧能越重嶺作鯨海間耶且此可撫而兵行籍開化十餘大姓能得盜命者責而賁之俾食盜而官稍繼其匱更為約曰居恆不得頌共繫若即緩急為縣官奔命其犯約不如約者皆死賊盡降散後頗收其用而幸臣趙文華者故亡賴家慈溪里里人藉之挾相嚴重而來視師既以諛斲死兩大帥張甚藩臬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文華乃間行歸慈溪慈溪故公部公至而曰彼吾部人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交闕始一還往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於城外



之某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柰何公則令人以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迫其邑令使徙泮宮公復不可會公所獲帛崩山首渠當上功幙府文華遂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嘉善令犯姦賊公庭笞之束以詣吏御史令里姻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當調公歸而文華入重用事而公故為郎時御史宗茂嘗上疏極論相嚴罪狀坐貶御史之父方伯公入賀居停公邸舍飲食卧起如家人亡間相嚴與子蕃聞之弗善也乃趣通文華間謀削公藉而公既已歸無可以媒孽者而文華自以它罪仰藥死得解公顧為維楨委侍御女禽或謂不難時忌耶公笑曰夫侍御者而豈名在冊書人也人亦卒莫能害而公之始補山東以不及奉揚恭人終自恨服除久之不肯出南臺公亦以老乃日趣公曰乃公啜肉躍馬逾少年若不以時仕宦庶幾得金紫被我而膝下



作囁嚅兒女子態我何用餘生為公不獲已勉  
出自是始復成宦矣公之再補山東治兗東部  
中貴人護 景恭王喪還所至榜笞郵傳吏胥  
貨至公部相戒毋敢犯郡國舉衍聖公孝而顧  
與族夫人闕公曰已之孝而犯上乎即抗三尺  
彈治其舍人子縱暴者曰而祖吾師也非敢以  
薄報欲以全而令聞也衍聖公為服居頃之乃  
拜河南命公愈自勵有聲 天子覃 東宮恩  
得推榮所自而公以婁被旌應格南臺公封如

其官趣命薦金緋而顧左右曰強兒出當咲我  
今定何着公署司篆而御史以國賚故括藏金  
欲盡得司藏金公持之曰誠不憚澤竭即一旦  
軍興尺一下誰任責者而無何有虜警汴兵當  
入戍賴公所持贏金以濟 南陵王薨御史錄  
其家財且百萬公復固持之曰 王何罪見藉  
且柰何以目前利奪 人主親親恩御史恚甚  
具草欲論公沮撓而公有山西 命復竟解公  
之治山西而時所尚裁省業已盡削郵供而馳



傳者不止郵人困則相率逃徙公請無盡削而止諸濫馳者得毋逃徙更以其羨供邊不乏公又言戍薊於天下徵兵不便徵晉兵尤不便凡十餘條著於書晉人稱之尋監試事所得多知名人其叅政始為浙西公至是三游浙悉獲其吏民情實咸以為神明比遷山東而送車數倍於權稅時也當是時詔復濬山東之泃口河而公時在議獨身先藩僚行權權中得其窾力以不可復報獲寢甫半歲有廣西命便道歸省南臺公迎門謂曰視吾貌與曩何似公念南臺公雖健然已八十年幸而尚為吾有卒一旦不可諱柰何則數請於南臺公會有失媵之戚亡賴於食寢而後許比上章天子猶難之至再乃報可禮數視大臣公自是始復稱子三時視滄瀆必腆暮則布席於榻傍中夜候喘息稍失度則徬徨走醫藥既病口哈飯舖之南臺公曰嚮者見若之奉若母及我吾以若壯安之今老矣去我何幾而自勞苦乃爾公謝曰吾不能



畢效於老母今猶耿耿也兕在安敢一息懈蓋南臺公歿而噉跳猶嬰孺其歿也病實自廬墓云嗚呼公不愛其身以勤君父數躡數起卒用忠孝終天子之急公與南臺公之欲急公用甚於公然公進而不奪其才退而不奪其志其卒底公於忠孝者天也夫豈唯兼之蓋亦兩相成哉公性不好名高顧於為德不一所居必先存問高年旌異孝子貞婦俠烈士急之若失它中表戚族有窘而不能存者割俸以貸至再三不倦同年高伯宗卒於景相亡子而里中見侮者強公過之力曰吾知於伯宗何益意不欲遽死之耳慈溪馮御史者公所繇鄉薦者也按河南而以行宮火逮至郢被杖公夜橐饘委身血肉間歿而調棺殮行服如子弟閩人林叅政傾蓋而成莫逆其疾與其死也資力皆於公乎取林且死曰疇謂吾終鮮晚而有兄董侍郎元漢為主事以論紕相嚴戍過公治公不逃諸寮睨自出慰撫之觴行酒橐行金元漢為忘戍



也公時時屈指言吾德於人毋論度德我者誰  
何我能報之者何若必滿意乃已公性既好施  
而尤不苟取其自山西入賀萬壽臺司為治裝  
皆弗聽所受性耿介不獨於重相幸臣見之即  
天下所指最貴而賢者於公鄉人且通家也公  
亦自愛其一姓名札弗肯通生平端謹重修容  
雖盛暑不裸袒隲三十始得維楨諸子而才甚  
愛之然未嘗示以少狎色諸子亦亡敢以狎色  
若華服見者里中固善公嚴事公有冠虎計欲

公廬室廣集惡少數百人來踴公第門椽瓦立  
盡親族不能平倍其衆謀為公報公止之曰諸  
君幸憐我乃欲為彼所為耶中丞趙公汝賢高  
公行扁其門曰孝廉公謝弗敢當度置之室而  
已公少即以執文著其應諸生試亡弗褒然首  
者門生執經請質屨恒滿或貴而叛之不欲名  
公經公弗與校也家藏書萬卷手校讎若新居  
不恒作詩文有所作必清腴合度得集如于卷  
而秘之以對客若不嘗御觚墨者嗚呼公之嚴



內行務為長者若此天報之以令名若令男子其所兩相成寧獨忠孝已哉

世貞既已志則又曰余與李公於郎署時以文字通云監晉試而幸偕公公又代余浙西事相慕也最後訪公里與觴空山女巖洞間北眺漢江南挹三湘而樂之酒酣指顧韓山道今公實葬其下夫豈偶然哉今夫江山之所環滙其炳靈穠深不發於人不止也而公父子實當之嗚呼公已矣安於茲矣所以繼公志者諸子耳終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一十五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張少司馬公碑畧

當萬曆之六年 天子威無所不加乃修嶺外政而是時太倉凌公雲翼議用衆以二十萬埽填諸蠻而嶺之右大藤峽八寨蠻連龍哈布咳二土司尤獷醜而恃其脣齒弗肯賓於是計新嶺右督撫臣而嘉定張公任時領山西轄有循



吏聲會相國江陵公自楚返大秉昭令大宗伯徐公於襄臺而論人才徐公亟稱張公江陵公憮然曰吾固知其循吏第儒不習兵今乃習兵耶以屬太宰王公王公晉人也曰徐公稱之當張公乃擢右副都御史拊循嶺之右兵民咸隸焉而繼凌公者楚劉公與張公計分道進師張公業以為我必先飭士而後可致之用為簡行伍申約束蠲逋賦發公庾斥貪墨吏士蒸蒸樂從矣乃抽銳而伺賊瑕刈其東明尤黠者捷

聞有金幣之賞始大誓師明年遂數搗其穴

不三月悉盪平斬級垂萬鹵男女如之牛畜噐

械萬萬計公以偏師破城所斬鹵與太師劉公

功畧相當上大悅為具太牢告郊廟中外

偉之以大藤峽為吾郡韓襄毅公雍畧定地餘

百年王文成公所不能得志者公與凌公後先

削平之而皆吾郡人尤甚竒公又圖所以善後

者凡七筴一曰設三鎮二曰戍要害三曰分信

地四曰遷衛所五曰廣屯田六曰開道路七曰



議糧餉䟽上下有司次第行之方議廣武功令以旌賞公而公病斲卒矣公之病得之體素弱而規調贍兵食太勞又內慈仁不忍於鋒鏑時忽忽減飲食既卒而御史為治喪仍具其事聞詔即以所應遷官贈得兵部左侍郎錄一子入太學大宗伯治祭大司空治塋其祭之辭曰掃十寨之妖氛用勞定國收萬全之勝筭畢命在公蓋實錄也公年僅五十七云其諱任其字希尹世為嘉定人其先有諱清者傳子玘玘傳錢唐尉子愛凡三世皆以公貴贈山西右布政使配皆贈夫人而錢唐公得及公而封工部郎又封嚴州守母徐夫人公少而穎異強記工屬文十八補弟子員二十舉應天二十四舉南宮皆褒然在顯列所為文諸學官大夫傳誦之以進士高第擢工部都水主事出督淮浦漕艘故財賄出沒地公少年人謂即不病所染要不能脫吏手而精強於職吏不敢夤緣為姦私有竒羨悉以歸長府比三歲而得八萬金滿考無



害晉署員外郎當治武庫仗而同舍郎黃元恭  
輩與公皆好為剗言言頗侵分宜相聞之不善  
也而會幸帥鸞白上請句稽武庫仗得借以  
中公等悉外補公得大名府通判居半歲量移  
嘉興府同知公不鄙薄其官以廉靖惠利為政  
吏民愛之攝守入陪大計課最出國門而遷  
知袁州府素故分宜相地也公大駭曰此何以  
免我蓋分宜從容謂次相華亭公為我擇一良  
守華亭公謝曰以趙潁川鉤距所不知欲衽席

之則亡階張某者而分宜故又忘之遂擢公公  
至官廼日取其暴橫舍人子加三木焉曰此固  
而主惠小民意也小民業已得守指遂與其舍  
人子均開不相讓袁以少安而公丁後母夫人  
憂以去服除當補官時有壯公守素事者將畀  
以大郡公固讓得嚴州嚴山郡也俗樸而簡公  
一切用柔道理之日啖菜羹脫粟飯一盂曰曹  
平陽武吏治彊齊尚不欲擾獄市而我何藉吾  
巧為久之其民即尸居不敢為小惡謂無柰我



公知之何而有鄆中丞者挾分宜重不解臺綬而治齷政所至假檢攝為恫喝公私帑如埽獨難公無所問曰去之此曹子強項不易語蓋時淳安有海令云既分宜罷公始擢山東按察副使久之有漕河役公以才見選佐大司空朱公晝夜荒度亡告倦工甫就而官署不戒於火元配楊夫人與子女四俱燔焉公病悸上章乞骸不報進叅貴州藩事公歸而侍布政公作膝下戀且以痛楊夫人不欲行布政公強之曰不念

若祖布衣地下耶萬一得三品考從大夫命吾可俟而見若祖公為強出至貴所治與其吏民之見信畧如嚴公又佐御史司試事程式文多出其手以雅純稱公沿臺檄至長沙而忽心動上章乞歸不待報即發太宰惜之為轉陝西臬使以便公省而布政公訃至矣公絕痛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雖強食以迨服除猶支牀鷄骨也自是公頗息意世路別構數椽水竹間翛然燕坐若無官者居三年所而太宰檄諸待次官



過期即罷不叙公不得已強出補雲南已調河  
南俱未及上擢浙江右布政使藩之長有褊心  
者數與其寮競公一以恬夷劑之咸自媿解以  
始移山西其治為邊餉出納視淮浦尤易染而  
公清白亡改於素而鉤校加精諸上輸者獨見  
為寬省而邊計更溢羨以故太宰得之詳而公  
不喜通時貴人書問一有所通其人始色動既  
啓而亡所侑書中語乃倦遊歸計耳其人笑曰  
即歸自決之何問我為而公以久次滿封三代  
乃大喜曰誰謂我宦拙外臣能三代封者何幾  
故公之得嶺右臺天下以宗伯徐公為能薦江  
陵公為能用而其捷也復以公為能報公為人  
中形質清而弱癯然若不勝衣或竟坐不能眡  
公語語則款款中規必自其底裏出之其事布  
政公雖極志養然不為矯厲故廬頗敞而據要  
慈以推其危衣數浣竟不易食無重味其孝友  
質儉自天性然要非所以為名高也既痛楊夫  
人之凶終止弗娶終其身所御臧獲能守布政



公戒即重用事者不得御 帛履相踵於門弗  
敢出蓋邑里之推重厚長者必首公父子云當  
公成進士時世好言公文公獨謝弗挂口竟用  
是鮮怨妬以功名終其身余嘗謂公之友殷子  
都吾與若張公交垂四十年而彼不我悉也然  
吾試名其人且老矣不失赤子心貴至列卿不  
改布素節歷夷險百端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  
封不增白屋飾殷子唯唯故公卒而狀之大畧  
如余指公有一子曰其廉為諸生敦而文即所

當入大學者也

陳中丞抑庵公碑畧

當 世宗之二十載而臨安陳次公與其兄觀  
察公俱以工制科業馳聲公車間而亡何俱成  
進士對 大廷俱暫而胡髯被膺也班行中爭  
目屬之曰彼髯者伯仲耶而偕國器尋以次當  
謁選為曹主事觀察公得工部改兵部而次公  
得刑部其主事以廣西司而員外郎則雲南司  
郎中則廣東司刑部最號為才士大夫數其雋



者徃徃相習古文辭杯酒倡和次公廼亦長古  
文辭而不屑以是顯益精為法此當是時同舍  
郎故中丞吳公維嶽司空杜公拯方伯盧公夢  
陽令少保王公崇古大司馬翁公大立司寇王  
公宗沐皆善刑名家顧獨推次公精而公之在  
主事當讞決江北殊死以下毋枉在負外郎數  
攝其長篆獄無滯繫在郎中所隸錦衣緹騎繫  
治亡命巨盜大俠日三四至為異心衡之必以  
實不輕操舍而當者多內服不寃於緹帥亦亡  
見形迺蓋滿六載而尚書署郎中考有曰冰孽  
者曰衡鑑者故倚公左右手也公遂擢知河南  
彰德府人意公自法曹出必斤斤三尺而公不  
然謂梁國縱大都難治我何以柱後惠文狗張  
子高即不獲已一施之 宗室子侯耳於是  
諸子侯人人惴相約毋犯此髯史君也有謹避  
之耳而公務隱郵閭左疾苦小民戴哺衽而治  
公所幹飭田野闢橋梁固傳舍櫛刷以是大得  
遠近聲薦剡婁上而郡所奉 鄭王老儒慕危



言以四箴上觸 天子怒時有廢侯調伺指即  
疏誣 王罪惡至大辟以上 天子為置獄使  
中貴人偕司寇緹帥往治之以屬公公不肯為  
巧鍛亡所得中貴人怖曰如非 縣官指何公  
曰吾知法如是耳獄上 王僅坐長繫國無奪  
其後復爵如故公入覲上計天下郡守第一遷  
江西按察副使飭九江兵備至則除戎器蒐卒  
補艘完城堞諸盜起必窮跡其窟而洗之長江  
偃然矣而以毋喪歸服除仍得故九江治而益  
以楚之斬黃其吏民鼓舞迎公入 不待拮据而  
理公又嘗直二囚之抵殊死者人 以為神無何  
進山西左叅政時 伊王治河南以驕恣不道  
聞 天子使少司寇趙公大佑偕中貴人緹帥  
往按如鄭故事趙公左右顧無可任者既而曰  
吾得之矣故治鄭獄者陳守今在晉移以往可  
也上疏請之即報 許而公之治伊獄捕逮其  
國臣翼虎者攷訊不小借王坐長繫加等國除  
伊故寵王非鄭比公不以指故小屈法天下聞



而快之公還晉所部獲北虜謀及大盜之持白蓮教者以功論賜帑金又嘗設法輸庾數萬石救隣道饑久之擢湖廣按察使有二令坐法當公讞公斥其墨者而寬其中微文者暨遷四川右布政使甫離境而見寬令籩金為壽公大怒罵曰吾嚮者誤寬之何所自得金耶亟去毋汗我公之任蜀逾年而自其省為左布政使時方建大朝宮材木俱取辦蜀困且不支而公從容調訾費公私俱賴以濟蓋公前後無慮十餘政而蜀與彰德號沃藩望郡使守所蒞獨泉谷重而公尤慎出納稽章程亡論亡所染指即左右奸黠逆自斂以故公循吏狀非一而廉尤其表表者前後凡兩遇試入棘所取皆知名士上計復為天下第一遂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東辰沅諸軍當是時施州蠻黃中叛跳川東支羅牛欄坪固剽掠傍郡邑詔公偕楚蜀二鎮合兵討之公自川東率大軍入深箐多張疑兵誘其毒矢石殆盡而間道募死士



繞出其後急擊大破殺虜千五百餘級焚洞砦  
 百餘而蜀兵亦從西北躡之黃中迫乃廷身跳  
 入楚叩軍門請死當是時貴與蜀兩鎮有戰功  
 而楚坐得首首蜀自以駟之故與楚爭功不能  
 決公第謂楚蜀勢異不有剿者誰與撫地不有  
 撫者誰與剿窟且皆天威也三省安得徼之  
 疏上大司馬倚以決更推公能讓而公又與石  
 都督邦憲合策破叛酋楊珂之六洞十二寨悉  
 俘其父子兄弟餘黨歸農者以萬計前定公之

自計返也聞長公訃馳歸哭盡哀乃歎曰柰何  
 遂不獲以餘年奉兄顧我何忍獨食大官廩既  
 抵鎮憂思日夕不忘以至屬疾遂上疏請骸骨  
 天子高其誼而許之當侯代傳錢以印水巴恨  
 苗普面等叛公率石都督兵輿疾而剗平之曰  
 即病不以賤遺後人也公歸而御史三止公前  
 後戰勛被賜白金文綺加等久之病良已人  
 謂公五十而懸車視薛大夫不太蚤耶夫歆樹  
 清廟而榱梓之舍如匠石何於是南臺之薦公



者屢屢至已登太宰啓事矣公夷然弗屑曰吾  
六月孤也幸至此足矣公所以稱六月孤者蓋  
其先人中憲公偶於黃太恭人以春正月舉長  
公冬十一月舉公舉公之六月而中憲公卒黃  
太恭人烝然撫二孤呱呱也其自舞象而後則  
與長公相切磨師友矣公之生夢宋蘇文忠公  
冕而入至是有欲奪公業使習吏者公不肯曰  
柰何獨棄我吏而會太恭人亦自悟夢故得無  
奪公之始屬文不能如長公敏十五忽病病而

夢與故新建伯王文成公視師大捷已荷鉏田  
間遽遽適也既覺病酒然若脫者自是文思淳  
發每試輒與長公相甲乙以至成其名既視師  
貴陽過文成故謫所儼乎羨墻之思得老荷鉏  
夫豈偶然已哉公姓孝友其事太恭人備志養  
居喪柴瘠踰禮居自恨不及中憲公之養也墓  
田構丙舍貌像而時時瞻禮焉事寡姊如其母  
撫孤姪如其子晚節好施予於橋道必葺宗戚  
恃以衣食者若而人性伉直不能腹藏過然亦



不復留以是人雖外莊公而中無怨者公尤不  
好侈靡間挾二奚輕刀信步湖山間卒值之不  
知為貴人也。有子禹謨也材壯而成進士公雖  
心自愉快未嘗不飭以軌物也為詩文援筆立  
就務期以達其所欲言者而已曰使我為名高  
者去我不已遠哉其著書有五輕輯畧性理纂  
要諸子粹言葩經講義督撫奏疏台鴈咏稿藏  
於家公素強少疾既用禹謨拜中書舍人時  
徽號恩予誥為通議大夫忽病瘧數更藥不效

竟卒其卒萬曆辛巳十月距其生壬申得年七  
十公諱洪濠字元卿少則精世法始而亭繼而  
庵皆署之曰抑以見志蓋至老貴而不欲人以  
踰禮稱曰呼我抑庵足矣

曹臬副少溪公志畧

蓋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達而  
曹公之為御史也甫暮而挾其儕紕故佞宰汪  
不法語峻甚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為絀宰  
汪以解公方卧兩緹綺囊過宰汪第忽挺立指



而詈曰若尚能有瘡入長安門耶徐徐步歸邸待命得隨州判官而前是君按司隸有林某者游樞貴間以事請賊公寘之法而翟其者為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師目相攝強項曹矣而公之判隨州也屬暴水公督焦嶢之民以俸緡倡賞格賞援者所全活無筭攝蘄水令章聖皇太后梓宮歸顯陵當道蘄水郡縣責供張甚急公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已公服前引常廩外不庀一錢曰吾蘄水非中貴人

藏也中貴人問而知為公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崑然御史會風便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為真矣公之令南城善狀非一而大者若汰方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姪以死者公訶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南城與蘄水人後先為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為南繕部主事遂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瓜割之官民豪不得從中年尺寸矣凡三年而遷知廣州府廣會府吏弊蝟集公一切以惠文婦之若洗



始公令南城而御史汰以苛禮至公公拂衣出  
曰吾御史豈而比耶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絲  
廣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贖怒叱出之會公  
至自覲趙丞坐賅露臬司以屬公公治極法且  
抵罪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有所縱舍  
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色加公公曰趙丞善行  
金舍之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阻監  
司有恨公者為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則又  
曰守俟三司集廷欲辱公矣御史窘乃誣公寃  
罪狀詔郎就訊而公上疏自白竟得雲南守而  
丞及御史相繼罷謫搢紳快之公守雲南雲南  
亦會府其治如廣以最聞遂擢其省按察副使  
治兵備臨安夷酋普憲阻兵公奮身請以所部  
深入憲巢卒縛之而撫使者王某以非初議格  
其功更為飛語聞當調公遂歸人謂公調不當  
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時擢耳公笑曰吾往者  
白吾鱗而今不白者不吾鱗也且吾官三十年  
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不以非



時謁守令即守令或宗戚之顯重而過舉者面  
斥之不少假亦素熟公為人無忤也公少貧為  
諸生日一粥日給及其貴而老非客至不三簋  
客或風公力不能恒三簋耶公謂視諸君誠儉  
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公時有所過後野父濁  
醪豆羹懽然道故無間也所娶顧恭人佐公起  
田間緝繡供養姑旦夕以安公於讀公貴而恭  
人有子曰翼學甫冠成鄉貢公遠宦不能問家  
恭人能操什一羸授翼學家日益裕顧居平亦

二簋衣不曳地謂翼學曰吾非畏而父嫌也性  
故安之然公性不好施而恭人特好施楮鏹價  
則緼袴簪珥繼之非姻族而孀獨食於恭人者  
不易指數然恒秘之不使公知也恭人先公二  
歲卒以隆慶己巳得年七十六公卒以隆慶辛  
未得年七十有七公字履中其先為常熟福山  
人已徙邑之沙溪後割沙溪屬太倉遂為太倉  
人因自號曰沙溪其為諸生治易有聲舉嘉靖  
乙酉鄉貢至己丑而成進士授南太常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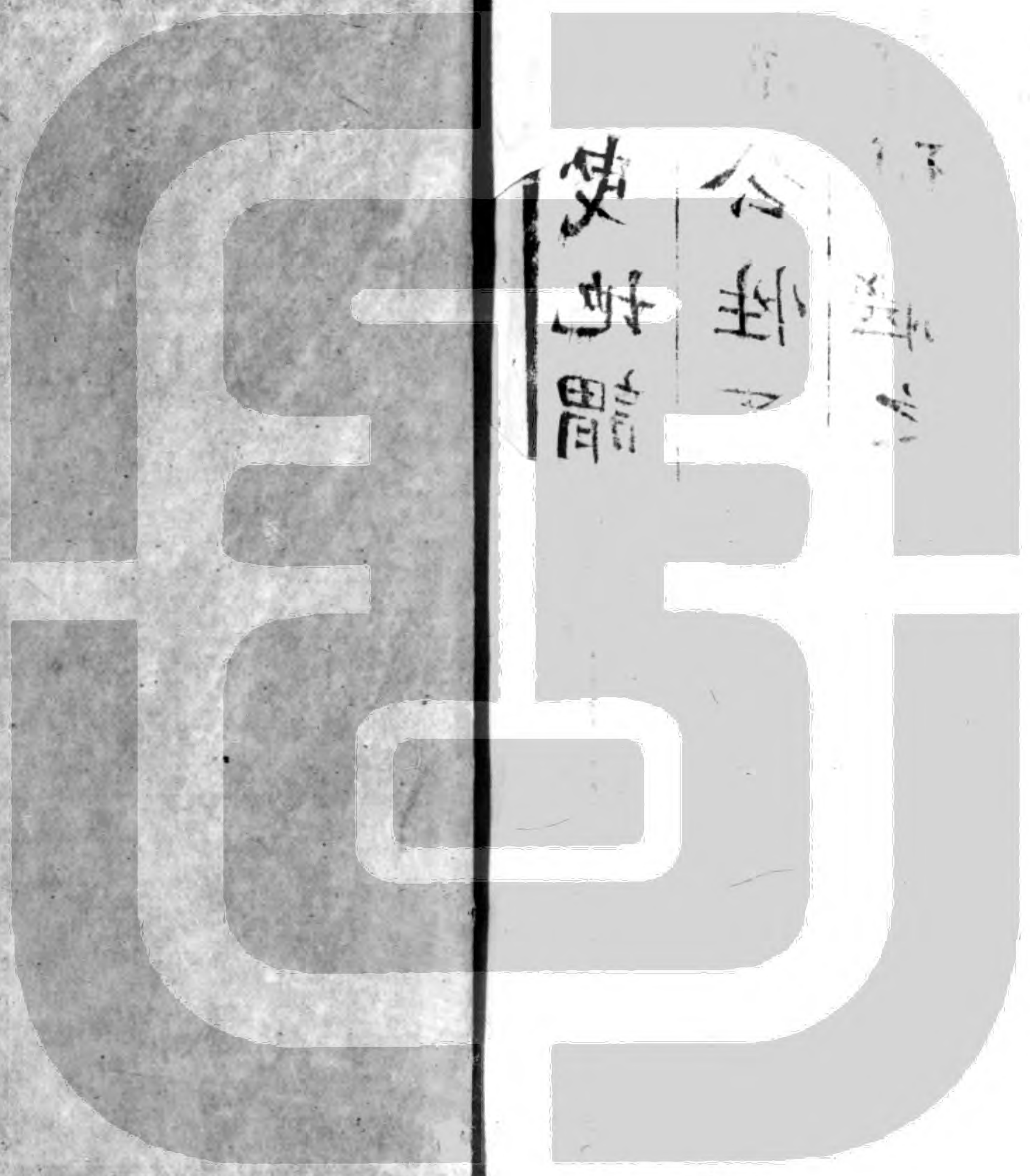


金州史稿 卷五

後集

五

公 孫  
史 記





卷之二